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

五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

贈

秋日鍊藥院鑷白髮贈元六兄林宗

木落識歲秋瓶冰知天寒桂枝日已綠拂雲凌雲端

弱齡接光景矯翼攀鴻鸞齊賢曰淮南子葉落而知天下之寒謝朓詩

雲端楚山見揚子解朝曰矯翼厲翮楚詞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攀援挂枝兮聊淹留沈約詩秋風生桂枝

乘詩美人在雲端陶潛詩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曹植詩光景不可攀鮑照詩悲思恋光景密念歲時多阻折光景乏安怡又

胡鴈已矯翼又攀鴻鸞賦五輝魏文帝言投分三十載榮枯同

所歡長吁望青月雲鑷白坐相看秋顏入曉鏡壯髮凋

危冠齊賢曰阮瑀為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記意李善

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曰太翁帝笑曰豈有為人作曾

祖而鑷白髮者乎漢外戚傳曹宮曰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

皇帝胡并子曰解其心劍免其危冠王贊曰陶潛詩閑居二十載遂

與塵事真鮑照詩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立程曉女訓春榮秋枯自

然之理曹植詩榮枯可立須顏延年詩備儗見榮枯劉楨詩能不懷

所歡陸機詩悠々懷所歡王康琚詩放神青雲外鮑照詩誰令摧折

強相窮與鮑生賈飢從漂母冷時來極天人道在豈

吟嘆王贊曰管仲與鮑叔賈分財漂母飯韓信一事詳並見二卷

也管子樞言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莊子東郭子問曰

所謂道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後漢朱穆崇厚論曰仲尼嘆曰大

道之行立不與焉蓋傷之也樂毅豈通趙蘇秦初說韓卷

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殘齊賢曰樂毅并護趙楚魏燕之兵以

未服會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齊田

單聞之縱反問於是惠王使騎却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誅西降趙趙

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蘇秦說燕文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說趙肅侯肅侯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

書情贈蔡舍人雄梁宋



嘗高謝太傅攜妓東山門楚舞醉碧雲云豆歌斷清後
鬢因蒼生起談笑安黎元余亦愛此人丹霄冀飛翻

齊賢曰安石携妓東山事見七卷注高祖謂戚夫人曰為我楚舞江
海詩曰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晉曲有子夜吳歌晉書安石不起當
如蒼生何符堅百萬入寇安石用謝玄謝石等拒之符堅大敗於淝
水因以亡國此談笑安黎元也陶潛詩吾亦愛吾廬詩翻飛惟鳥王
寶曰漢書谷永傳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劉向列仙傳赤松子
子贊曰接手翻飛冷然雙李王黎詩曰苟非鴻鵬孰能飛翻 遭逢

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白壁竟何辜青蠅遂成冤一朝

去京國十載客梁園猛犬吠九關殺人憤精鬼

頭吟點白信青蠅注蒼蠅之為蟲汗白使黑蓋青蠅刺讒也宋玉招
竟虎豹九關逐害下人王逸注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開閉言逐
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王寶曰前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頃曰及其遇
明君遭聖主也李蕭遠運命論曰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
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視范彦
隆詩遭逢聖明後來棲桐樹枝王僧達詩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
陳子昂詩曰青蠅一相點白壁遂成冤鮑照詩時事一朝異又十載
李無就善宦一朝通江淹詩辨詩則京國梁園見七卷注鮑照詩曰
何為客遊梁左傳樂禍皇宮空靈寃枉白日開昏氛大階得

夔龍桃李滿中原倒海索明月凌山抹芳蓀愧無橫

草功虛負雨露恩跡謝雲臺閣心隨天馬鞍

明湯香香氣曹子建詩譬海出明珠謝靈運詩范露馥芳蓀楚詞注曰
蓀香草也漢終軍曰軍先橫草之功後漢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
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大宛國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宛王禪
封与漢約歲獻大馬二匹士贊曰寡婦賦仰皇穹而嘆息左思詩皓
天舒白日大階事見一卷注樹桃李事見二卷夔龍舜臣重卓傳倒
山傾海漢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張景陽詩曰魚目笑明月
張鏡曰明月宝珠也

夫子王佐才而今復誰論層巖振六

翻不日思騰騫我縱五湖棹煙濤恣崩奔夢釣士陵

湍英風緬猶存彼希客星隱弱植不足援

詩外傳晉平公遊於河嘆曰安得賢士与之樂此船人曰主君亦不
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
對曰夫鴻鵠一卒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益一搯
飛不加高損一搯飛不加下今君食客亦有六翮在其中者矣將皆
背上之毛腹下之毛耶士贊曰晉書所籍見張華鶴鶴賦曰王佐才
也由是声名始著范蠡扁舟五湖嚴光釣隱客星犯帝座並見二卷
注韋昭國語注緬猶貌也謝靈運詩并岸夢崩奔子子故

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中庸曰在下位不接上 千里一

迴首萬里一長歌黃鶴不復來清風愁奈何舟浮瀟

湘月山倒洞庭波投汨笑古人臨濠得天和閑時田

畝中搔背牧雞鵝別離解相訪應在武陵多齊賢曰蘇子知詩黃

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瀟湘洞庭並見三卷注蘇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鱖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王康瑒詩推分得天和唐

排州武陵郡治武陵縣王贊曰古詩離家千里客感戚戚多思復徐敬業詩迴首見長安成公綬嘯賦集長風乎萬里蕪武詩長歌正激

傳玄壘歌行曰出來長歌續短歌鮑照詩長歌欲自慰古樂府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五里一返顧十里一徘徊離遇新相知終無

別離左思詩長歌續清風莊子吾將奈何史記屈原遭讒被遷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

正義曰故羅城縣在湘陰縣東北六十里縣北有汨水汨音覓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比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與天和者

謂之天樂又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淮南子曰顏回夭死季由逝於衛皆迫於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

也東漢百官志曰誰當搔其背痒者

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巨

昔為大堤客曾上山公樓開牖碧嶂滿拂鏡滄江流

李詩註

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此地別夫子今來思舊遊

齊賢曰大堤在襄陽晉永嘉三年山簡出鎮襄陽故有山公樓太白與韓荆州書曰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

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又曰願開張心願不以長揖見拒向子期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余將西邁經其舊

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宴遊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王贊曰范彦龍詩滄江路窮此

老白髮我先秋壯志恐蹉跎功名若雲浮歸心結遠

夢落日懸春愁空思羊叔子墮淚峴山頭齊賢曰顧愷之與簡文同

年而髮早白簡文問其故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任身升詩弗親宋顏攸徒想平生人楚詞驥垂兩耳中坂蹉跎士

齊賢曰照詩鬢髮先老白東漢書馬援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出論周處曰年已蹉跎終無所成阮籍詩白日忽蹉

跎史管仲取功名未顯於天下魯仲連曰功名不立非智也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劉琨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

不我與去乎若雲浮羊叔子峴山墮淚碑事見前卷注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昨夜梁園裏第寒兄不知爽前看玉樹腸斷憶連枝

齊賢曰神仙傳老君庭中有珠玉之樹蘇子卿詩况我連枝樹與子向一身士濟曰梁園雪事見前卷注

訪道安陵遇蓋還為余造真錄臨別留贈

清水見白石仙人識青童安陵蓋夫子十歲與天通

齊賢曰詩揚之水白石鑿鑿仙傳拾遺桓闔事華陽陶先生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曰太上命來桓先生世說孔文舉十歲見李膺膺

奇之士膺曰道書有青童內文又有老君授青童大君靈書紫文修行二十四事前漢書地理志安陵屬右扶風惠帝置莽曰嘉平劉向

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日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治下求哀須臾朱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

龍到安公騎之而上懸河與微言談論安可窮能令二

千石撫背驚神聰揮毫贈新詩高價掩山東至今平

原客感激慕清風齊賢曰孝經序夫子沒而微言絕漢太守省

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選詩清風激萬代士贊曰晉郭象字子玄

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隋裴蘊

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漢書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論語宗爵謙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劉子駿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前漢藝文志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論其志曹據詩自我別句

朔微言繼于耳漢武帝內傳王母教帝以修身益精易形之道曰此

元始天王在丹房中所說微言今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晉書衛玠

好言玄理遇有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曹植撰王粲詩

幽讚微言樂廣充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劉楨詩胎爾

新詩文總照詩奇聲振朝邑高價服御村學道北海仙傳書藥

趙岐孟子章句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

珠寶丹田了玉闕白日思雲空為我草真錄天人慙

妙工七元洞豁落八角輝星虹齊賢曰黃庭內景經云開

四无淨沉關鎖訣曰臍下一寸二分為丹田丹田者鼎器也日月

華入鼎成丹又曰王樓臺是喉嚨結龍闕是智臆絳宮是心世說何

平子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服曰若斯人可與論

天人之際矣士贊曰西昇經老君謂尹喜曰吾將汝上朝王宸游歷

帝卿作是語已遂徧歷九天上昇上清白闕丹城藥珠宮日日思雲

空者飄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間志也後魏道釋志泰常一年丁巳

老君再降賜道土冠謙之符錄七十卷三洞經有洞真太上皇氏

籍定真玉籙一卷莊子曰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三洞經云

天具皇人按筆乃書七元者道家所謂北斗七元星君也豁落者所

謂豁落斗也按靈書紫文二十四事內有神虎金虎消魔豁落流金

之章三洞真經曰真文者五方真炁之精凝結成文八角垂芒或為

雲篆之形或成走獸之狀帝王世紀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又瑤光

之星貫

月如虹

三災湯瑤蛟龍翼微躬舉手謝天地虛無

齊始終黃金滿高堂各荷難克充

齊賢曰列仙傳王子晉於緱氏山頭幸手謝時

人而去王贊曰左傳三辰有災尚書在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後律曆志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鄒陽言曰蛟龍驥首奮翼流約詩遇可淹留願便欲息微躬莊子恬淡振翼虛無无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又萬物一齊孰長孰短道无終始物有死生王康琚詩歸來安所期与物齊始終老子曰黃金滿堂莫之能守顏延年詩美價難克充下笑出上士沉竟北羅鄩昔日萬乘墳今成一科

蓬贈言若可重實此輕華嵩

齊賢曰涪州鄩都觀乃北都羅鄩所治名平都福地內經

曰下離塵境上界玉京注云玉京无為之天三十一帝之都玉京之下乃崑崙北都羅鄩北帝二十六洞所居張景陽詩昔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士贊曰三洞經欲界飛空之音曰北都泉曲府中有萬鬼群但欲過人算斷絕人命門阿人歌洞章以攝北羅鄩玉格曰羅鄩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是為六天鬼神之宮人死皆至其中荀子非相篇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張孟陽劍閣銘曰高踰嵩華沈約詩无事商華嵩

贈崔郎中宗之金陵

胡鴈拂海翼翔翔鳴素秋驚雲辭沙朔飄蕩迷河洲

齊賢曰時宗之謫官金陵故有此贈毛詩將翔將翔雪賦河海生雲朔漠飛沙詩云關雉鳴在河之洲謝靈運詩河洲多沙塵士贊曰鴈翔翔乎荒忽之上郭璞詩陵若及素秋有如飛蓬人去逐

萬里遊登高望浮雲彷彿如舊丘

齊賢曰商君書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

勢也士贊曰毛詩首如飛蓬鮑照詩暫遊越萬里江淹詩眇然萬里遊宋玉高唐賦登高望遠使人心瘁李陵詩仰視浮雲馳楚詞彷彿以遙見陸機詩彷彿谷水陽鮑照遠詩去鄉二十載復得還舊丘日從海傍沒水向天邊流

長嘯倚孤劍目極心悠悠歲晏歸去來富貴安可求

齊賢曰成公綏嘯賦乃慷慨而長嘯宋玉大言賦長劍耿介倚天外士贊曰楚詞臨深水而長嘯又目極千里方傷春心又歲既晏方孰華子詩云悠悠我心史伯夷傳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轡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仲尼七十說歷聘莫見收魯連逃千金珪組豈可酬

齊賢曰孔子歷聘七十餘國而不遇說苑曰趙襄子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先明君乎孔子不對左思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綽對珪寧肯分士贊曰劉歆傳夫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叙書制春秋以紀帝王之道莊子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父矣孰知其故矣以好七十二君論先王之

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元所鈞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史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爵及以千金為魯仲連壽仲連辭讓不受遂與去終身不復見詳見前注

時哉苟不會草木為我儔希君同攜手長往

南山幽齊賢曰毛詩携手同行後漢逸民傳序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法真曰若將吏之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毛詩幽南山士贊曰陶潛詩時來苟真會江淹詩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時哉苟有會治乱惟宜數劉琨詩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王充論身与草木俱朽劉孝標辨命論候草木以共彫与麋鹿而同死謝朓詩携手共行樂漢書實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謝朓詩屏居南山下

贈崔諮議

綠驥本天馬素非伏櫪駒長嘶向清風倏忽凌九區何言西北至却走東南隅世道有翻覆前期難豫圖希君一剪拂猶可騁中衢

齊賢曰劉越石書綠驥尚執於長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白馬賦曰整九區而率順漢書周亞夫擊吳吳奔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北史盧思道曰剪拂吹嘘長其光價劉孝標廣絕交論雕虎嘯而清風起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漢書志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來經行積鹵之地無草者凡千里而至東道阮籍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陸機詩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劉孝標廣絕交論循環翻覆迅若波瀾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借高名巨海一邊靜長江萬里清應須救趙策未肯棄侯贏

齊賢曰唐昇州六代吳晉宋齊梁陳所都也謝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昇州東極于海西帶長江至于岷山吳使聘蜀諸葛亮送之曰萬里之行實始於此士贊曰諸葛亮謂孫權曰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真帝王所都也吳郡吳興丹陽為三吳丹陽即今建康府漢晉六朝為丹陽郡侯羸教公子无忌救趙事見三卷注

贈別從甥高五

魚目高太山不如一與璠賢甥即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顧真等略功名安所存

齊賢曰韓詩外傳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張景陽詩鏡醜與璠魚目日大明月顏延年赭白馬賦聲價隆振晉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寄

氏所養翁氏地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外相母以盛氏甥少而惠意謂應之奇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後為司徒士贊曰揚子或問曰良玉不離塔與不作器魏文帝書曰良玉比之君子魯之璠與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兼城左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璠與歛杜預曰璠璠美玉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鄒陽書曰明月之珠風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西京賦表嶠闕於閭闔注闔闔天門也立高闕以象天門三國志周瑜傳公瑾文武籌略萬人英又曰夢傳曰籌略奇至江淹詩曰功名情未立五

木思一擲如繩繫窮後樞中駿馬空堂上醉人喧黃

金父已罄為報故交恩齊賢曰李充為褚裒參軍以貧求外

除列侯公蘇秦黃金百斤盡上贊曰列治五木事見三卷註南史宋書張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說苑趙簡子謂陽虎曰唯賢者為能

報恩聞君隴西行使我清心寬與爾共飄飄雲天各

飛翻江水流或卷此心難具論貧家羞好客語拙覺

辭繁三朝空錯莫對飯却慚寬齊賢曰唐渭州隴西郡隴西縣王仲宣詩古井西

孰能飛灑漢書二朝受圖籍謂成朝月朝日朝也王贊曰論語唯我與爾有是夫陸雲詩飄飄兮風塵馳照詩羈客離嬰時飄飄無定所沈約詩短駟屢飛灑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謝靈運詩風潮難具論王充論衡甘議繁辭終不見信阮籍詩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誰

李詩註卷十一

七

自笑我非夫生事多契闊積蓄萬古憤向誰得開豁

天地一浮雲此身乃毫末忽見無端倪太虛可包括

齊賢曰左傳肅子曰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注云非丈夫也詩死生契闊莊子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江賦總括溟

泗兼包淮相王贊曰楚詞畜怨乎積思嘯賦舒畜思之非憤奮糾結之纏綿石崇詩積思常憤盈漢高紀意豁如也顏師古曰豁然開大

之貌郭璞江賦傲如地裂豁天開向曰豁然若天開莊子計四海之在天地間也不以曩空之在大澤乎此其比萬物也不以毫末之在

焉休乎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又曰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足以窮至大之域又曰以

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此聯全相此意特易其字耳又莊子曰若是外不觀乎宇宙

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賈誼過秦論有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心

空復愁肝膽不楚越山河亦衾裯雲龍將相從明主

會見收成功解相訪溪水桃花流齊賢曰莊子仲尼謂季

瞻楚越也毛詩抱衾與裯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士贊曰蘇武詩去

河曹植詩曰何必同衾裯然後長懸勳此收字義乃蘇秦張儀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

之義書成允成功惟汝賢
武陵桃源事見一卷注

贈裴司馬

翡翠黃金縷，綉成歌舞衣。若無雲間月，誰可比光輝。
秀色一如此，多為衆女譏。君恩移昔愛，失寵秋風歸。

齊賢曰：張衡上辨淑性，竊窺秀色，美艷云云。士斌曰：古詩云：大揚光輝。陸機詩：秀色若可餐。建詞：衆女嫉娥眉。方隋：笑夫人。詩：君恩何由報。

愁苦不窺鄰，泣上流黃機。天寒素手冷，夜長燭復微。

微十日不滿匹，鬢蓬亂若絲。猶是可怜人，容華世中稀。

稀向君發皓齒，顧我莫相違。
齊賢曰：宋王登徒子好色，蘇子登登窺窺臣二年至今夫許也。古詩：纖手札人，莫若臣。東家之不成章，泣涕零如雨。鮑照詩：容華坐消歇。洛神賦：丹唇外朗，皓齒內鮮。王贊曰：楚詞：固將愁苦而終窮。晉孫綽：齊則種一株，松常自守。護才世所希。有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時俗傳：朱顏誰色。後人皓齒，又讓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笑。詞：美人則笑。韓詩：外傳：子貢曰：何志行之相違乎。

李詩註卷一

叙舊贈江陽宰陸調

太伯讓天下，仲雍揚波濤。清風蕩萬古，跡與星辰高。

開吳食東溟，陸氏世英髦。
齊賢曰：史記：吳太伯、仲雍、季歷。而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為吳。太伯、仲雍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而封之，乃封周章。吳、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張景陽詩：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胡廣書：日建鴻德，流清風。書：晉象日月星辰。孔安國曰：星四方中星辰。辰日月所會。後漢陸闕字子春，會稽吳人。建武中為尚書令。子續字志初，幼孤，仕郡戶曹。刺史、行部辟，為別駕從事。子康，字季寧，以義烈稱。奉茂才，轉守桂陽安樂。一郡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調其後也。至唐世，居好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罷鬱林守，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號鬱林石。世保其居。子贊曰：晉書：忠義傳序：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南史：陶潛傳：含和隱璞，秉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

者矣。前漢：札崇志曰：進用英髦。

風流少年時，京洛事遊遨。腰間延陵劍，玉帶明珠袍。

多君秉古節，嶽立冠人曹。

我昔聞雞徒連延五陵豪數巡相組織呵嚇來前熬

齊賢曰延陵季札掛劍徐君墓樹事見前徐君墓在泗州今有掛劍臺蘇秦曰臨淄之民聞雞走狗六博臨淄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曹子建詩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聞

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駐弘少時好聞雞走馬田賦曰鮑照詩誰令

秉古節王儉撰褚淵碑曰風流藉甚阮籍詩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詩云以戲以游謝靈運詩仲春善遊遨禮記凡帶必有佩玉聞雞

及五陵豪見二卷樂產曰橫道自言曰遮韻釋曰戲遮也揚雄羽獵賦前後戲遮禮典絲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也阮籍詩膏火自煎

君開萬叢人鞍馬皆辟易告急清憲臺脫余北門

厄間宰江陽邑剪棘樹蘭芳城門何肅穆五月飛秋

霜好鳥集珍木高才列華堂時從府中歸絲管儼成

行但苦隔遠道無由共銜觴

齊賢曰史記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後漢以尚書為臺御史為憲臺謂者為外臺曰三臺唐龍朔二年改御史臺曰憲臺詩此門刺仕不得志也言籍之忠臣不得其志耳鄭氏棧云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苦唐志揚州江陽縣正觀八年折江都置離騷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釋文謂種也種時香脩行仁義蘇子卿詩護我蘭芳江文通書錢臣叩心飛霜季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衣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諸而繫之正夏天為之降霜陸士龍詩

李詩註卷十

九

王在華堂式燕歡會士贊曰漢官儀御史為憲臺潘正叔詩迴道

憲臺謝靈運楚老惜蘭芳丘遲詩肅穆恩波被荀悅漢紀曰大會

臣於長樂宮成禮而罷莫不肅穆西征賦弛秋霜以嚴威此只喻其

政之肅穆如秋霜之清嚴也鮑照詩珍木抽翠條嵇康琴賦曰華堂

曲宴密友近賓前漢書禮樂志絲竹曰管又張禹傳禹身居大

第後堂理絲竹管絃昏夜乃罷古歌詞林鍾合水調入破第二云錦

庭絲管曉紛々半入靈山半入雲此曲多應天上有人間能

得幾回聞晉書志樂歌羅列自成行古詩云所思在遠道

荷花開江南揚梅鮮掛席拾海月乘風下長川多沾

新醞醲滿載剡溪船中途不遇人直到爾門前大笑

同一醉取樂平生年

齊賢曰張揖註上林賦揚梅其實以穀而有核其味酸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

贈從孫義興宰銘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吳臺

落筆生綺繡操刀振風雷蠖屈雖百里鵬奮望三台

二輔舊事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從營沛屠兒沽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王子獻雪夜訪戴逵見前上贊曰木華海賦維長綯掛帆席晉宗愨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毛詩一醉日富漢張耳傳勞苦如平生數

齊賢曰唐常州義興縣在州西南吳王闔閭山起臺於此蘇詩曰吳臺
左傳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潘尼詩樓固固山杜晉志三台六星兩
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三公之位也王贊曰謝玄暉詩雄圖悵若茲
茂宰深遠瞻魏王固表曰王孫公子不能雖非鸞則鳳分枝若木
疏派天潢秋月乃喻其清明也風雷喻其威令之嚴也揚子先知篇
曰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德令乎雷不一風不再

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綠水寂以閑白雲有時來
河陽富奇藻彭澤縱名杯所恨不見之猶如仰昭回

齊賢曰詩退食自公成子賤為單公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故後
世以宰之宰為琴堂潘岳為河陽令潘尼贈詩云流芳垂後我蘭猶藻
艷表華陶潘岳為彭澤令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招之造
飲必醉世流戴安道年十餘歲在亮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
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毛詩倬彼雲漢昭回于
天王贊曰韋仲將景福殿賦綠水決之顛惜之為山拾今抑煩以約
縣用无事畫日垂簾門階階元惡皆滔天疲人散幽草驚川

無活鱗舉邑罕遺老拉言空會稽取將奔死陵道齊賢
元惡大慙殺仲文乞解尚書表洪波振壑壑川无活鱗越王句踐困於
會稽吳王追而圍之乃令大夫種行成吳卒赦越句踐反因置膽於
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唐宣州南陵縣有死
陵土贊曰滔天空是用尚書辭言庸違象恭滔天事注曰滔漫也貌

象恭敬而心狠傲若漫天然前漢高惠功臣表錄遺若之事又刘向
傳宗室遺老王褒四子講德論句踐有種蠶深窟滅強吳雪會稽
之恥前漢食貨志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也音所劣切亞相素所重投刃應桑林獨
坐傷激揚神融一開襟絃歌欣再理和樂醉人心蠹
政除害馬傾巢有歸禽雷將來候君來聚舞若謳吟農
人棄蓑笠登蠶女隨纓簪歡笑相拜賀則知惠愛深齊賢

曰太白自注云世相李公重之以能政中丞李公免罷以後官則義
興嘗以專去縣因二公而復職也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奏刀莫
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桑林舞名左傳宋人請以桑林享晉侯論語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孟子簞食盡漿以迎王師蜀志詭吟思漢毛
詩蒹葭荷笠禮書一組屬於舟垂願而下結之謂之纓之垂者謂
委笄者髮者人之簪也子贊曰漢谷永疏曰贊命之臣陳不激揚江
淹恨賦神无激揚理字義出漢書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如淳曰
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董仲舒策制伊欲百姓和樂詩大序治
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詩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名士傳阮咸哀樂至
則絕過於人太原郭奕見之而心醉不竟嘆服列子有神巫季咸列
子見之而心醉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而
問塗焉黃帝曰異哉請問為天下小童辨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
下者何以異夫牧馬者哉亦夫其善為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稱天師
而退列子至德之世禽獸可繫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闢此言

羅積毀銷金沉憂作歌天未喪文其如余何齊賢曰詩

鵲之疆疆鄭箋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以刺宣姜與公子頑非匹偶不加鵲鵲也詩曰鵲鵲語曰君子如鵲詩曰曹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如鵲沈沈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子何王贊曰詩

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成右每亦淫荒蟬煉作昏遂

掩太陽萬葉尚爾匹夫何傷齊賢曰外紀云紂伐有蘇有

其言是從武王伐紂殺妲己周紀出王受愛愛妲己生子伯服迷

王欲廢太子太子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廢申后并

去太子宜曰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申侯怒與諸將西走犬戎

攻幽王幽王卒烽火燬兵兵莫不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取周

賂而去崇呂后從陳平為右丞相相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卒於太后

史呂不韋傳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言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不韋始皇帝益益太后

神靡道響鬼無逃形不我遐棄庶昭忠誠王贊曰詩云

傳明神先君是糾是極子野師曠字也左氏傳師曠侍於晉侯杜預

曰曠晉樂太師子野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

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韓安國傳清水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明鏡不可以形造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白鶴飛天書南荆訪高士五雲在峴山果得參寥子

齊賢曰列仙傳桓闢事華陽陶先生為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一日

有一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陶先生臨前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

生耳於是桓服天衣駕白鶴升天而去九域志襄陽有荆山峴山王

贊曰史記正義曰京房易兆底云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何以如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

傾巢者喻望家已破而民樂盡政之除復來歸也後漢郡郡日吏民
誰吟思漢久矣漢書薛宣傳一矢相樂師古謂一為歡樂耳後漢第
上論歸身政清而
有惠百姓愛之
歷職吾所聞稱賢尔為最化治一邦

俗好客留軒蓋他日一來遊因之嚴光瀨
上名馳三江外峻節貫雲霄通方堪遠大能文變風

為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賢
子弟以為學宮子弟為除更縣高者補吏次為孝弟力田由是大化
學於京師者皆比齊魯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嚴光瀨隸
今嚴州士贊曰後漢趙壹疾邪賦云富貴者稱賢此用其字為最字
義出漢書周勃傳云攻掘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
又言帝紀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顏師古曰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
要之首也課居先也又京房傳舉最當遷顏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
故遷為他官也又梁宗室景仕齊為永寧令政為白城之最後漢和
帝紀德化普洽顏延年詩咳
節貫秋來到詩云來游來歌

草創大還贈柳官迪

天地為橐籥周流行大易
齊賢曰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
子天瑞篇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有太易有太初太易
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士贊曰易曰周流六虛參同契曰易

行周流屈伸反覆又曰
升降上下周流六爻
造化合元符交媾騰精鬼自然成

妙用孰知其指的
齊賢曰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士贊曰易曰
神之制與造化合符周易參同契曰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
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以制御之本在交媾定制始先坎戊
為日離己為月日以施德月以智光月受日化體不為傷又曰自然
之所為方非有邪為道惟斯之妙術方審訂不誑語又曰以類輔自
然物成易陶冶又曰參寥先生謂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為主君無平
不跛道之自然丹經曰精月華曰鬼月鬼郭璞江賦納隱淪之列真
挺異人之精鬼江淹詩儂春暮青雲鳥
淪駐精鬼道人請丹經方士煉玉液

一際日月更出沒
齊賢曰參同契曰坎戊日
柔相若田十二四季羅絡始終天地媾其精日月相輝持士贊曰周
易參同契曰蟾蜍與兔魄日月氣變明蟾蜍眠卦節鬼者鬼生光姓

女乘河車黃金
齊賢曰漢真人大丹訣曰姓女隱丹
黃金河車可作銀子
題音義衡軒前橫木
神得火則飛不見埃
名河車朱雀調運生
齊賢曰參同契云水
者謂之持樞然則持

其道可引仙身莊子曰加以養氣
乾者也王贊曰參同契曰河上姓女靈而液
後漢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
夜史封禪書丹砂成黃金
道樞又曰白虎為黃樞士贊曰鬼谷子門之運
者執運局歸也劉向傳曰完執樞機真人劉

執樞相管轄
齊賢曰參同契云水
者謂之持樞然則持

演金碧古文龍虎經曰神室有所象雞
子為形容容五嶽時著河梁會為樞轄
推伏傷羽翻朱鳥張

炎威白虎守本宅相煎成苦老消鑠凝津液齊賢曰朱

心白虎屬金為肺津液者華池神水也曹植詩相煎何太急佛書曰

生老病死苦終可厭難士贊曰苦老字恐非祖備書之所云者此所

謂相煎者即參同契所謂升熬於醜山兮炎火張設下滿鼎鼎沸

兮暴涌不休止也苦者熬聲甚悲兮如嬰兒慕母之意也老者煉

丹火候之老嫩悉歸汞汞謂伏之道耳參同契此一段晦翁朱文公

最喜其詞韻古與今錄于此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

鼓陸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景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既之

兮王者退自改關鑿有低昂兮害氣逐奔走江淮之枯竭兮水流注

於海天地之維維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循斗

而招搖兮執衡定元氣升熬於醜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兮

蒼液和於後朱鳥翔翔兮彩粉五色采遺遇網羅施兮壓止不得

舉激激聲其悲兮如嬰兒慕母願到就易護兮推折傷毛羽漏刻未

過半兮龍蟠符籙起五色象法羅兮變化無常主滿漏鼎沸懸兮暴

涌不休止維運重疊累兮大不相錯距形如仲冬冰兮蘭干吐唾乳

崔嵬以推則兮氣積相支柱陰陽得其記兮淡泊自相守青龍為房

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光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

離南午三兮俱來朝兮家屬為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未乃為三五二

五并為一兮都集歸一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先白而後黃

兮赤色通表裏各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又曰夫陰以退陽升而

前洗濯雨翻振索宿塵又曰以金為隄防水火乃優游金數十有五

李詩註卷十

十一

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其
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二物相舍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
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又曰太陽流珠常
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 髮髯明

塵死灰同至寂擣冶入赤色十二周律曆赫然稱大

還與道本無隔士贊曰參同契連上文云歲月將欲終毀性陽

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

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

親觀氣素命將絕休死亡鬼竟色轉更為紫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

九刀圭最為神又曰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緣

性言金木歸本初乃得稱還 白日可撫弄清都在咫尺

鄴落落死名南斗上生籍齊賢曰北羅鄴事見前晉天文志南

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也亦為壽
命之期士贊曰楚詞集重陽入帝居兮造旬始而觀清都左傳天威
不遠邇咫尺道藏經云東斗主算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
斗大魁總監眾靈又晉于寶搜神記曰管輅字公明善解諸術至平
京見趙顯貌主夭亡而嘆顯奔告父父乃米輅延命輅曰子歸覓清
酒一盞鹿脯一斤吾知日必至君家且方便求請其父覓酒脯而候
之輅果至語顯曰汝那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碁次汝但
一盞酒滿盞置脯於前飲盡更斟以盡為度若問汝但拜之勿言

必合有人救汝類依言而往果見二人圍其類置酒於前其人
貪飲但飲酒食脯不顧飲數巡比邊坐者忽見類在叱曰何故在此
類唯拜之南面坐者人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无情乎比邊坐者曰
文書已定南面坐人曰借文書看之見趙子壽可十九歲乃取筆挑
上語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類拜而回管語類曰大助子喜且得增
壽此比邊坐人是北斗南面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
胎皆從南斗過至北斗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才術信
縱橫世途自輕擲齊賢曰方士方外之士也史記蘇秦李縱橫
李方術士其衆欲以與大平方士故練以求奇察又漢武紀海上燕
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風俗通義鬼谷先生六國時縱
橫家正義曰漢藝文志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一篇在縱橫家者流
晉書傳劉琨少負意氣有縱橫之才大白自悔其少年任術之輕故
云吾求仙棄俗君曉損勝益不向金闕遊思為玉皇
客鸞車速風龍騎無鞭策一舉上九天相攜同所
適齊賢曰五星經云天上白玉京黃金闕抱朴子或曰得道之士或
子曰雷以為龍策許慎曰九天八方中央也漢張良傳一卒千里後
漢鄧禹傳相携負以迎士齊曰莊子曰无受天頽易无受人益難序
廷之上也玉皇客仙者也

贈崔司戶文昆季

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明月兩特達餘輝傍照人

齊賢曰章康字元將孔融與康父書曰惟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昨
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不意雙珠出於老蚌甚珍重之曹植詩雙珠出海
明來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郭璞詩珪璋特達明月誰暗投
古詩照之有餘輝王贊曰晉書張戴傳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在重
川其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魏孫資別傳曰斯猶曜和
璧於秦王之庭而索以連城之價耳魏畧曰和氏之璧錯之以它山
城之價英聲振名都高價動殊鄰豈伊其山故特以

風期親齊賢曰漢書董英吉騰茂實曹植有名都篇史記伯夷傳
大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箕山在河南府

昔不自媒擔簦西入秦擊龍九天上忝列歲星臣齊賢曰史
實曰曹植求自試表夫自術自媒者士女之驕行也史孟嘗君傳云

博序贊擊龍附鳳並乘天衢孫子曰勳之則九天之上列仙傳東方
朔者平原朝文人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且拜
為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或謂凡人作琴瑟鐘磬之行或忠言或

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時初棄郎以避亂世置憤官舍風
翻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菜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布衣侍

丹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讓巧生緇磷齊賢曰梅

墀之塗應劭曰以丹塗墀泥墀上禮記王言如綵其出如綸語不曰
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夏侯湛謀莫涅匪緇莫磨匪磷

士賢曰此四句大白自述見五卷注漢賈山至言曰布衣韋帶之士

復必旬清霜入曉鬢白露生衣巾齊賢曰任昉詩與子別

側見綠水亭開門齊賢曰張協詩顧謂四

列華茵千金散義士四坐無凡賓欲折月中桂特為

寒者新路傍已竊笑天路將何因齊賢曰張協詩顧謂四

僕立山報德有微身齊賢曰論語何以報德士賢曰後漢馮

無報天德毛詩欲報之德史張儀謂蘇秦告人曰賴

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江淹詩恩如被微身

贈溧陽宋少府陟

李斯未相秦且逐東門兔宋玉事襄王能為高唐賦

常聞綠水曲忽此相逢遇掃洒青天開豁然披雲霧

齊賢曰淮南子子會綠水之越注綠水舞曲也毛詩灑掃相遇王隱

晉書曰常璩見樂廣曰每見此人則嗟然猶披雲霧而視青天士賢

賦曰方今大漠西掃羣穢夷險交荒 歲蕤紫鸞鳥巢在崑

山樹驚風西北吹飛落南溟去齊賢曰崑崙山即崑崙山有

鳳巢其樹見一卷莊子南溟者天地也士賢曰司馬相如子虛賦錯

青蠅君臣忽行路齊賢曰漢高祖隆準而龍顏青蠅點白為黑

感分義貴欲呈丹素何日清中原相期廓天步齊賢曰

素心也士賢曰莊子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晉書祖逖為書將

軍豫州刺史及渡江中流擊楫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

如大江辭色壯烈人皆嘖嘖劉琨聞此披用與親故書曰吾遠戈待
旦志鳥逆區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相期如此詩云天步艱難

戲贈鄭溧陽

齊賢曰唐昇州江寧郡溧陽縣嘗隸宣州

陶今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
清風北牖下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

齊賢曰南史陶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宅邊有五柳樹嘗著五柳先生傳性嗜酒或置酒招之造飲輒醉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郡將侯潛逢其酒熟飲頭上葛巾漉酒蓋還着之嘗言王六月北牖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栗里在尋陽淵明所居處士贊曰蘇武詩願子留斟酌飲此平生親

贈僧崖公

昔在朗陵東學禪白眉空大地了鏡徹廻旋寄輪風
攬彼造化力持為我神通

齊賢曰蜀志馬良字季常兄弟五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也傳燈錄阿難將入寂滅山河大地六種震動寶鏡經云佛告目連我有大風輪能旋轉世界四祖與法融禪師曰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王贊曰楞嚴經云汝觀地性產為大地細為微塵又云相持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從妄見生山

晚謁大山君親見日沒雲中夜
河大地諸有為相後漢書崖受稱張衡製作伴造化列子曰造化者其巧妙其功深維摩詰經曰是天女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又維摩詰經入

卧山月拂衣道人羣授余金仙道曠劫未始聞

傳叔向佛衣從之金山佛也第一祖迦葉父飲澤母香志昔為迦金師於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眾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處所請飾佛面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為無恩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為號也故佛稱金仙儒謂之世道謂之塵佛謂之劫

光獨朗謝垢氛虛舟不繫物觀化遊江濱

齊賢曰莊子有扁舟之喻夫者入見其人又曰方舟而齧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扁舟之入不怨王贊曰維摩詰經語舍利弗云日光出時與冥合乎答曰日光出時特別無畏冥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海伯之上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江濱遇同聲道崖乃僧莫說法

齊賢曰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海伯之上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動海嶽遊方化公卿手秉玉麈尾如登白樓亭微言

注百川豐豐信可聽齊賢曰易云同聲相應晉王衍手執玉

會稽山陰臨流映壑晉謝安見王濛既去濛子備問曰向客何如大

人蒙曰此客豐豐為來逼人王贊曰鳩摩羅什譯金剛經云如來說

一切法皆是佛法石闕銘海嶽黃金河庭紫貝莊子孔子

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微言註見前

一風鼓

群有萬籟各自鳴啓閉八牖牖託宿制靈電靈自言歷

天公曰博登躡翠屏凌兢石橋去恍惚入青冥齊賢曰莊

其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為無依作則萬竅怒號子游曰地籟則

衆竅是已人籟則此何是已孝經援神契曰明堂八牖四達莊子老

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道遙之墟孫綽天台賦踐

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會稽記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

風橫絕其上邊有過徑裁容數人顧愷之啓蒙記天台山石橋路徑

不盈天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薛詞玄鶴高飛曾遊方青

冥注清真大清又雲也王贊曰揚子先知篇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

左傳隱公九年法陰陽相感而為雷激而為霆霆電也揚雄草泉賦

馳聞騰而入凌兢服重交兢恐懼也師古曰凌兢者寒涼

戰慄之處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楚詞據青冥而攬虹

昔往

今來歸絕景無不經何日更携手乘杯向蓬瀛齊賢曰

渡者不知姓名嘗乘木杯渡水嘗宿一家竊一金像去主人追至孟

韓浮本杯渡河王贊曰詩云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

霏又來歸自鑄又携手同行范雲詩薄暮方來歸

遊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贈孟

朝登北湖亭遙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覺秋風還

齊賢曰唐昇州溧陽縣上元二年州廢還隸宣州有湖山王贊曰楚

詞沈寔多天高而氣清又瀟瀟兮秋風禮記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

白露降

遊子託主人仰觀眉睫間目色送飛鴻

齊賢曰列子亢倉子曰我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于

可攀我者我必知之梁武帝云出閭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愁

東詩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贊曰漢高祖遊子悲故鄉十詩遊子不

顧及江淹詩遊子易感慨禮記主人不問客不先舉曹植詩光景不

可攀吳越春秋伍子之亡也初奔宋宋亂乃與太子建奔鄭會大

子建適晉為晉謀鄭車竟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建而困迫子胥乃與

建子勝

長吁相勸勉何事來吳關

齊賢曰吳關在吳

聞有貞義女振窮

齊賢曰貞義女振窮

深水灣清光了在眼

齊賢曰深水灣清光了在眼

白日如披顏高墳五六墩

齊賢曰高墳五六墩

萃兀

樓猛虎遺跡翳九泉芳名動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
傾靈漿運開展宿憤入楚鞭平王凜冽天地間聞名

若懷霜

齊賢曰史記楚平王太子建伍奢為太傅費元忌為少傅

父無忌日夜短之王乃召大傅伍奢考問之囚奢而使奮揚往殺太
子建亡奔宋元忌言平王召奢二子真尚尚曰負可去矣汝能報殺
父之讎我將歸死胥遂亡奔吳未至而疾中道乞食張勃曰乞食處
在州陽漂陽縣按漂陽瀨水貞義女碑云貞義女者漂陽黃山里史
氏之女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美而不龜身繫漂以自業楚平王
虐忠助讒赤族伍氏子胥東奔勾吳月涉星道逼迫於昭關匍匐於
賴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靈漿全人自沉形与口瘃
卒使伍君開張闔傾蕩鄂郢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
雪大憤於天地望其溺所愴然低徊而不能去惜其投金有泉而刻
石无主其詞曰察人擊漂清源碧流素手紫彼薄溪伍胥東奔乏食
花落无言乃如之人擊漂清源碧流素手紫彼薄溪伍胥東奔乏食
於此女分靈漿別口而死入郢鞭尸還吳雪恥投金瀨止報德稱美
明明千秋如月在水土贊曰漢書高帝紀必身勤為之駕注文穎曰
身自往瀨也吳越春秋曰子胥奔吳到昭關吏欲執之伍負因
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味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捨之追
諸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有漁父乘船渡之遂行至吳既於中道乞食
漂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宮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
得一餐乎女曰妾獨与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振窮

李詩詩卷一

十七

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常人遂許之發其篋管飯其盡漿長跪
与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既
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靈漿无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志
不屈二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与丈夫越禮禮儀妾
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
其丈夫女哉漢書吳越傳莫能望清光注晋灼曰光景所及也鮑照
詩高墳疊嶺滿山隅漢蓋寬饒傳猛虎在山棲猛虎者謂墳如伏虎
之狀猶馬鬣封之謂也晋載記論曰覽其遺跡亦有道乎謝靈運詩
運開申悲涼吳越春秋吳王使孫武伍子胥白喜為將遂破楚入郢
伍子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二百左足踐腹右
手抉其目謂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子胥等
既破楚還過漂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於一女
子女子餉我遂投水而亡欲報以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
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以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
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餉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
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
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歸壯夫或夫達十步九太行與君拂
衣去萬里同翱翔

衣去萬里同翱翔

齊賢曰劉孝標論曰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

也魏武帝苦寒行北上太行山巖我何巖羊腸詰屈坂車輪為之
難左傳淑向披衣從之謝靈運詩拂衣五湖裏漢馮奉世傳要功萬
里之外江淹詩灑然萬里遊
詩河上平野湖又將翱翔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激擊筑悲歌

飲正值傾家無酒錢

士贊曰史荆軻傳以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

及公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壯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

梁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者當用此一段注為是前漢陳萬年傳賂

潰外戚計更傾家自盡梁昭明太子撰陶淵明傳江東風光不

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

今朝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

齊賢曰太白上安州君為進士

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鬢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

兒重廉藺匣中盤劍裝鱗魚閑在腰間未用渠且將

換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尊詔

齊賢曰進士科始隋大業中盛於唐正觀永徽之間

其推引則曰曰衣公知其難難則曰二十者明經五十少進士廉藺

贈秋浦柳少府

秋浦舊蕭索公庭人吏稀因君樹桃李此地忽芳菲

搖筆望白雲開簾當翠微時來引山月縱酒酣清暉

而我愛夫子淹留未忍歸

齊賢曰唐秋浦隸池州外紀趙鞅謂陽虎曰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

秋得其實焉謝眺詩台景故主芳菲陶詩望雲慙高鳥爾雅山未及上

贈崔秋浦二首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楊柳井上二梧桐

山鳥下聽事簷花落酒中懷

君未忍去惆悵意無窮

齊賢曰陶潛門有五柳嘗著五柳先生傳毛詩梧桐生矣

士贊曰沈如筠雜怨詩簷花坐家翠

俱看依井蝶共取落簷花
楚詞云惆悵兮私自憐

其二

崔令學陶令北牕常晝眠抱琴時弄月取意任無絃
見客但傾酒為官不愛錢士贊曰此三聯齊賢並事見本卷前詩註東臯春事
起種黍卓歸田齊賢曰王績號東臯子答陳尚書叔達書僕耕
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於時無一勢以託其
德沒齒東臯醉醒自適阮籍奏記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七賢
曰唐書文之中子王通之弟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姓簡放不喜拜揖隋
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台丞以嗜酒不
任事乃還鄉里績有奴婦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鴈鵠蒔藥草自供
必周易老子莊子置床頭他書罕讀
常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先生

其三

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為人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春
水從天漢落山逼畫屏新應念金門客投沙弔楚臣
齊賢曰晉書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毛詩主芻芻一
束其人如玉水從天漢落者九華山之瀑布吳季重書曰泚金門什
玉堂太白嘗待詔金鑾故曰金門客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士
贊曰地逐名賢好者與在上兩句謂秋浦得崔令而好猶河陽得岳
出而好亦猶晉書所呼臯長慶為許史輩之類也漢書蕭
何傳天漢注師古曰天漢河漢也揚雄傳歷金門上玉堂

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

昔在九江上遙觀九華峯天河掛綠水秀出九芙蓉
我欲一揮手誰人可相從君為東
道主於此卧雲松齊賢曰王子晉曰在緱氏山頭揮手謝時人而
去左傳舍鄭以為東道主南史宋側若江陵
齊豫章王嶷辟為參軍測白性同麟羽愛止山壑春戀於雲輕
迷入路士贊曰劉琨詩揮手長相謝靈運詩揮手告鄉曲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一
贈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尋陽

昔別黃鶴樓蹉跎淮海秋俱飄零落葉各散洞庭流
中年不相見蹭蹬遊吳越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

齊賢曰黃鶴樓在鄂州黃鵠磯上惟揚州謝靈運詩序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洞庭見前海賦贈蹉跎波今兩浙皆吳越之地北山移文春羅羅月土贊曰曹植詩白日忽隨旆南史范曄傳云時賢零落阮籍詩秋風吹飛蓬零落從此始楚辭惟草木之零落方江淹詩結髮不相

相會稽風月好却遶剡溪迴雲山海上出人物鏡中
來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臺荆門倒屣宋梁苑傾鄒

救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齊賢曰九域志越州會稽郡剡道上有山名荆門在今荆門軍渚宮故事曰使信因亂歸江陵居宋王

故宅其賦云諒茅宋王之宅梁苑鄒枝事見前陶潛詩知音苟不存阮籍詩空王安在哉士贊曰南史周捨傳今文止可談風月禮記樂

記唯君子唯能非樂是故審聲以和音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
人且隱弄風壘中夜天中望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

去永與海鷗群齊賢曰史記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

盜指潁山慶緒鄭玄毛詩箋木葉禰得風乃落屏風壘在廬山上土贊曰後漢光武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發國魏辛毗傳迅風之掃秋葉晉

度關嶽石虎文曰猶烈火之焚秋蓬衝颺之掃落葉也南史王僧虔傳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此海鷗事並見

二卷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永王軍中
月化五白龍翻飛凌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洛陽川

虜箭雨宮闕皇輿成播遷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甲子

丁酉陷洛陽十五載六月己亥陷京師元宗幸蜀土贊曰劉琨詩有鳥獵飛不遑休息後漢書穉官等贊曰電掃群孽風行巴梁晉書紀史臣論曰三關電掃劉禪入臣表紹徽曰操持部從七百圍純宮關曾未數年紀綱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盧諶詩王
英王受廟

畧秉鉞清南邊陲卷海雪金戟羅江煙聚散百萬

人弛張在一賢齊賢曰雷子詩詩弛張使我數士贊曰吳王指

冲日謝交有廟堂之量而不閉將畧鉞大斧也雲旗金戟並未王建

節之議也按禮記王制賜諸侯斧鉞然後詩上林賦旌霓旌靡雲旗

張平子東都賦龍輅充庭雲旗拂霓戟門戟也按唐開元禮郡王嗣

王帶職事三品及上州都督府以上十四戟幡帶每副二十四條以

五色物充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

喻人也又孔子家語一弛一張後漢書曰王常初起兵號下江一賢

霜臺降群彥水國奉戎旃繡服開宴語天人借樓船

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齊賢曰雷臺謂詩御也水國江漢

關成始從容燕語左傳云宴語之不酬應劭曰船上樓船燕

昭王築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陸士衡詩輕舉乘紫霞士贊曰

後漢周舉傳曰昔是子曰河伯以水為城國應慎詩

修時百職入觀天人老子衆人熙熙然如登春臺

冥機四十年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浮雲在一决

誓欲清幽燕齊賢曰尚書大尊子夏居深山之中作襄室編蓬

生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劉裕曰草澤間有英雄幽燕深山巢穴七贊

上南史劉裕曰不復能於草間求活吳越春秋楚王作劍三拔一曰

龍泉二曰太阿三曰王市晉張華傳華今喬拙拙豐城獄墓中有劍

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煥得劍送一與張華留一自佩及華誅失劍

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剽間躍出墮水使人入水見

兩龍而已莊子曰天子之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

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庄

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

為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

連齊賢曰謝萬曰四座皆猛將太史公自叙遷為太史令細石室金

贈武十七諤并序

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質木沉悍慕要離之風潛

釣川海不數數於世閒事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余

余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

援筆而贈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

笑開燕上首拂拭竟無言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
愛子隔東魯空悲斷腸猿林回棄白壁千里阻同奔
君為我致之輕齎涉淮源精誠合天道不愧遠遊魂
齊賢曰韓詩外傳頌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要離事見
前卷荆軻傳燕太子求天下利上首得趙人徐夫人上首取之而金
楚辭孟大夫信而迎吹芳關梁閉而不通太白有子伯禽以貞元八
年不祀其神後託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歸猿母自後至其家
此人縛猿子於庭樹其母搏頰向人欲食之此人竟殺之猿母悲喚
自斃而死此人破腹視之腸皆斷裂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士賢曰鄒陽書曰精誠變天地班彪王命論精誠通于神明
江淹恨賦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即收傳曰天道無私使伯道無兒楚
辭願輕舉而遠遊趙景真與松茂齊書書魏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
鄉易曰精氣為物遊竟為變太白詩意謂遭亂之時不能與俗同
奔而越在東魯今其武武詩以致之輕齎涉淮者屬付之辭也雖未保
其必度亦盡吾父子之情而已萬一不幸竟其有知亦可無愧矣此
詩由袁之語也

贈閻立宿松

阮籍為太守乘驢上東平剖竹十日間一朝風化清

偶來拂衣去誰測主人情齊賢曰晉文輔政阮籍常從容言
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上東平
六院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異郭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
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
使符後漢周章曰剖符大臣千里重任楊惲曰是日也拂衣而去
士賢曰史子孟嘗君傳置傳舍十日孟子一朝而獲下禽鮑照詩出事
一朝異詩大序云上以風化下漢王褒傳欲宣風化

松浮雲知古城掃地物莽然秋來百草生飛鳥還舊
巢遷人返躬耕齊賢曰唐宿松縣舒州士賢曰江淹詩誰能
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任彦升策去才文三衣冠
禮樂掃地無餘鮑照詩春風掃地起蜀志諸葛亮躬耕南陽何慙

宓子賤不減陶淵明吾知千載後却掩一取具名齊賢曰
秋宓子賤宰單父彈鳴琴不下堂而治分單州陽郡單父縣尚有琴
臺即子賤鳴琴之所陶潛為彭澤令今江州彭澤縣是也士賢曰晉
書陳留阮裕有重名為王敦主簿敦嘗謂義之曰汝是吾家佳子
弟當不減阮主簿班固典引烏奕乎千載揚子流千載之英聲

獄中上崔相渙

士賢曰南豐先生氣曰明皇幸蜀求
之遂軍敗丹陽太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
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愚疏以爲罪薄自貴若

志軍赴河南多釋白囚使謀其軍
李上書肅宗為曰才可用不報

胡馬渡洛水血流征戰場千門閉秋景萬姓危朝霜
賢相燮元氣再飲海縣康台庭有夔龍列宿祭成行

正黃曰鄒陽上吳王書曰胡馬渡洛進窺於邯鄲陸機詩胡馬如雲也尚書血流通漂杵戰國策綴甲勦兵効勝於戰場淮南子曰道始生虛廣虛黃生宇宙生元氣後即頌傳助順元氣含養庶類陶潛歸去來辭載欣載奔魏志曹植傳文德昭則同以致時雍變能也傳云詩鑿華依青天
羽翼三三元聖發輝兩太陽應念覆盆下
列宿自成行

雪泣拜天光
賢曰漢書四皓侍太子入宮高祖顧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三三元聖元宗肅宗廣平王是代宗兩

太陽元宗肅宗王賢曰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羽翼以成神威管子法法篇桓公曰寡人之有管仲猶飛鳥之有羽翼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晉天文志曰為太陽之小人君之象抱朴子辯問篇曰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莊子發乎天光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
余之囚叅謀幕府因贈之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
齊賢曰宣秉拜中丞光武持節歸

李詩註卷十一

四

帝而坐京師曰三獨坐禮記賜鈇鈇然後征王賢曰東漢書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詩彤弓注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陶潛命子詩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書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九江皆渡虎

三郡盡還珠
齊賢曰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嘗設陷穿在吏歲而勞勤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良可去

濫穿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沒江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珠實而海出珠珠與交趾比境嘗通商販貨求糴食先時守宰多貪穢詭人負求珠遂漸徙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
組練明秋浦樓船入郢都風高初選將月

滿欲平胡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
齊賢曰左傳楚子重伐吳使鄧廖率組甲

三百被練三千杜預注漆甲成組文被練袍唐秋補諫州王賢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屬兵簡練俊傑事任有功以征不義晉秀髮烏狐載記論曰族月滿而親兵按史記匈奴傳其從擊事而候星日月壯盛則戰月朔則退兵此言月滿欲平胡因其勤而應之只應者勝有可平之理也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殺氣侵盛
折衝千里之威顏延年藉白馬賦聲明命之初基九區而順九

服也
白猿慙劔術黃石借兵符戎虜行當剪鯨鯢立

可誅自憐非劇孟何以佐良圖

齊賢曰越女子遇白猿試劍術事見前卷注其書有

黃石公三畧即張良所遇下邳老人也寧為劇孟見上注王濟曰劍術字出史荆左氏取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劇孟見上注王濟曰劍術字出史荆刺博魯勾踐已聞荆刺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兵符出史魏公子無忌傳請如姬盜晉御符符漢書文帝紀初與郡國為銅虎符注應邵曰銅虎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嚴助傳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左傳敢不良圖左思詩夢想騁良圖

流夜郎贈辛判官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士

前風流肯落他人後

齊賢曰長安唐京兆府長安縣漢河平二

侯立紅陽侯根由陽侯逢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西征賦窺七貴於漢庭注謂呂霍上官趙丁傳王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僕與李陵未嘗銜杯酒接慙慙之歡呂氏春秋老聃孔子墨翟開尹子列子陳騏惕朱孫臏王廖倪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王濟曰南史張充與王儉書曰實由氣岸踈疑情塗猶隔晉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夫子紅顏我少年

年章臺走馬着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

瑁筵與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

齊賢曰謝朓詩獻納空臺

表章華臺見前注王濟曰鮑照詩紅顏難長時易蹶漢書陸弘少時好鬪雞走馬曹植詩名都多嫵女京洛出少年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掖聞班固西都賦京崇禮官考文章故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

明開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

齊賢曰桃李

山也正觀十六年置夜郎麗皋樂源二縣後為夜郎郡王濟曰子見以桃李向明開為公卿歸祿山井也太白詩意是指同時儕類如辛判官之輩因兵興之際不次被用為人桃李我獨遭謫也向明者向陽花木之義詳觀末句詩意顯然倘如子見所言殊失大體金雞放赦事見前

贈劉都使

東平劉公幹南國秀餘芳一鳴即朱紱五十佩銀章

飲冰事戎幕衣錦華水鄉

齊賢曰魏文帝典論東平劉楨字

方來毛詩二百赤芾朱芾斯皇漢儀銀印皆龜紐其文曰章莊子朝受命而夕飲冰頃明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朱買臣傳上拜

賈臣會稽太守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綉夜行今于何如士贊曰陶潛開情賦承華首之餘芳史淳于髡曰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禮記五十而爵又五十一命為大夫又五十二以服官政晉王渾等傳論孫氏奄有水鄉陸機詩余固水鄉士

人諍訟清玉堂吐言貴珠玉落筆迴風霜而我謝明主銜哀投夜郎齊賢曰唐志宣州南陵縣武德四年隸池州發來屬後析置義安縣又廢為銅官治華陽國志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士贊曰謝靈運詩虛館絕諍訟荀子非相篇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鮑照詩投軀報明主

歸家酒債多門客祭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主人若不顧明發釣滄浪

齊賢曰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合絕廣身摧藏光武指取身曰是錢北道主人毛詩明發不寐在原漁父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士贊曰史平原君傳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宋樂志羅列自成行魏文帝著大宗論曰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開步高談无危懼之心司馬彪九州春秋曰孔融高談教令盈溢益官曹粹氣溫雅可玩而誦陸機詩高談一何綺又四坐咸同志晉孝武紀論曰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又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文選詩云慷慨窮林中抱膝獨

贈常侍御

安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功成復蕭灑

賢有卷舒季葉輕風雅匡復屬何人君為知音者齊賢曰謝安石事見前卷注孟子洪水橫流北山移文瀟灑出塵之想士贊曰晉列女傳論橫流在辰南史樂志曰暮有橫流洪

曰何敬祖詩懸象洪卷舒論語審武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毛詩至于王道衰則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士贊曰淮南子曰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毛萇詩註葉出也季葉季世也詩云彼何人斯魏志十五年下令曰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今天下得無未遇知音者乎陶潛詩奉世無知音士有一劉龔

氣振長平瓦燕趙期洗清周秦保宗社齊賢曰史記秦伐韓軍武安西故謀

登朝若有言為訪南遷賈齊賢曰漢書賈誼為博士天

陽侯為敬之屬不害之天子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士贊曰賈誼傳賈誼弱冠登朝李尋傳從異議曰初出君登朝史田叔傳曰使人謝曰少卿曰吾非取有語言也又高鴻傳問必有言也語周任有言曰南遷賈者時太白謫於夜郎自比於賈誼也意謂劉若登朝而

有言不效及之或者天幸
如費生之信至召回也

贈易秀才

少年解長劍投贈即分離何不斷犀象精光暗往時

齊賢曰韓非子曰解其長劍王子淵頌曰水斷蛟龍陸制犀兕廣異
記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有胡求買遂酬百萬趙明日持直取劍言
夜佳月士人與妻持劍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貴價廷中有擣帛石因
以劍指之石遂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劍視之嗤曰劍光已盡不復
買苦問之胡曰此是破山劍惟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寶山今光盡
頭盡疑有所觸夫妻嘆恨說具事王贊曰莊子去其危冠解其長劍
史扁鵲傳曰臣 蹉跎君自惜竄逐我因誰地遠虞翻老
未嘗得望精光

秋深宋玉悲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感激平生意

勞歌寄此辭齊賢曰送蘇祥車兩拜中板蹉跎吳雲翻以罪遷
交州時帝遣周賀乘海之遠東從公孫崇求馬翻

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刺史呂岱岱不報後賀等遂至成山為魏田豫
所擊帝聞始思翻言召翻會翻卒宋玉九辯曰悲哉秋之為氣也禱
詩曰朋友之道款勞者歌其事南史陶潛傳論曰乘道困憊不年其
志諸高亮出師表曰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陸機詩慷慨惟平
生士贊曰世流周處嘆曰欲自修改而年
已蹉跎終無所成阮籍詩白日忽蹉跎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

韋太守良宰江夏岳陽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

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齊賢曰五星經云天上白玉京小黃
金闕中記方上三黃帝時為五城

十一樓以候神人於執期應劭曰崑崙玄圃五城十一樓仙人所常
居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士贊曰史主父偃傳結髮游學漢書霍光結
髮內侍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抱朴子丹砂服之令人
飛行長生史李斯傳人生居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激九十六聖

君浮雲掛空名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

略將期軒冕榮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齊賢曰自秦
始皇至唐元

宗中國傳緒之君凡九十六國志陳登曰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畧
吾敬劉玄德莊子曰今之所謂得志者申冕之謂也左傳服冕乘軒
曰馬遷書曰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士贊曰五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掛空名引仲尼抗浮雲之志史黜布傳提空名以御楚南史宋
書張瑛以百口一擲出手得雷孟子曰爭地以戰爭城以戰班固史
賈戲曰七雄蹙鬪分裂諸夏龍戰虎爭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別貴
賤陶潛感士不遇賦既軒冕之非榮豈溫袍之為恥莊子古之所謂
隱士者休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形而不發

也時命入寥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亦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江淹別賦曰遷客海上學劍翻自哂為文竟何成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

齊賢曰史記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籍曰書足記習也而己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十賞曰晉書張華嘗謂陸機曰人之為兒戲不足道五噫出四京臨

當欲去時慷慨淚沾纓齊賢曰史世家霸上棘門如兒戲耳

即方意顧覽帝京方噫官室崔嵬方噫人之無良方噫險隙未史方噫肅宗聞而非之後漢賈彪志節慷慨王賢曰備岳詩欲去復不忍

史貨殖傳文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嘆君倜儻才標舉冠群英開筵引祖

帳慰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歌鐘不盡

意白日落昆明齊賢曰史記魯仲連好奇偉傲儻之志王莽驃騎

與河乃蓋昆明池始製樓船以習水戰因各王賢曰漢朱雲傳好儻大節孫綽傳贊曰彬彬深思卓冠群英鮑照詩祖帳揚去風書有

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

李詩註卷十一

不得語却欲棲蓬瀛齊賢曰唐幽州范陽郡東都魏戈鍾華

採訪使仍領平盧軍又拜中太守其後又代裴寬為范陽節度使河北

後人皆知其必敗而明皇不知太白此時徒欲奉身隱於東海以避

其禍而志猶不能已王賢曰揚雄羽檄喚君天星之羅晉桓玄傳

論曰乃至于戈掃地災沓滔天郭璞江賦呼吸萬里吐納靈潮木華

詩脉脉吸百川洗滌淮漢又魚則橫海之鯨吹勝則百川倒流俱古

昭王無人貴駿骨綠耳空騰驤樂毅僮冉生于今亦

奔亡齊賢曰楚辭長矢兮射天狼圖經黃金臺奇功水東南十八

王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有人請求之

而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安事死馬

馬今至矣於是不能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十先從馬始

於是昭王為魂架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刻辛自趙

往士爭湊燕遂以樂毅為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燒其宮室宗廟列于

周穆王駕八駿之馬而左綠耳王賢曰鮑照詩鸞孤不解張又舍歌

攬餘陌抱愁史屈原傳人窮則乞本未嘗不呼天也楚詞國無人兮

莫我布兮張衡西京賦乃奮而騰驤史燕出家燕昭王於燕齊之後

即位厚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士爭趨燕於是遂以樂毅為

將軍以伐齊齊兵敗潘王出亡於外燕兵入云土臨淄盡取齊王貨
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聊宮即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子
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殺之遂跣跣不得意
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論語云民到于今稱之

驅馬還貴鄉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百里獨太古
陶然卧羲皇齊賢曰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陶潛云高臥
北窗之下自謂羲皇上人張衡東都賦肅

物徵樂昌樂館開筵列壺觴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
行醉舞紛綺席清歌繞飛梁齊賢曰招魂云士女雜坐亂而
不分詩醉言舞博物志韓娥之

道擁萬人供帳遙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齊賢曰
曰疏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月賦隔千里
藉詩娛樂未終極老子飄風不終朝漢書平帝紀在位二百石以上
一切滿秩如真漢古詩兩宮遙相望程曉女訓曰春榮秋枯自然之

道擁萬人供帳遙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齊賢曰
曰疏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月賦隔千里
藉詩娛樂未終極老子飄風不終朝漢書平帝紀在位二百石以上
一切滿秩如真漢古詩兩宮遙相望程曉女訓曰春榮秋枯自然之

道擁萬人供帳遙相望一別隔千里榮枯異炎涼齊賢曰
曰疏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月賦隔千里
藉詩娛樂未終極老子飄風不終朝漢書平帝紀在位二百石以上
一切滿秩如真漢古詩兩宮遙相望程曉女訓曰春榮秋枯自然之

炎涼幾度改九土中橫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

海草木搖殺氣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

罪齊賢曰晉符堅載記論曰兩京珍覆九土分崩又曰晉室曹魏胡
又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楚辭草木搖落而變衰晉書八公山草
木皆為晉兵禮記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又季秋是月也草木黃
落魏文帝詩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幽關壯帝居國命懸哥

舒長戟二十萬開門納兗渠公卿如犬羊忠謹醢與

道二聖出游豫兩京遂立墟齊賢曰陳後主詩山河壯帝居
祿山使崔乾祐屯陝以窺京是

時哥舒翰病發江家上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并高仙芝舊
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安慶緒寇潼關翰擊却之有告崔乾祐在陝
兵不滿四千遣使促翰進兵復陝洛翰奏祿山父習用兵今始為
逆豈無備必羸師以誘我楊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更趣之翰撫膺
慟哭引兵出關遇乾祐於險乘高下木石官軍大敗乾祐進克潼關執翰
以東上幸蜀至馬嵬父老遮道留太子討賊上許之太子乃還治兵
于湖方晉書桓溫嘆曰使神州陸沉百年立墟王夷甫諸人不得
任其責士贇曰載達林棲賦曰幽關忽其離鎮西京賦曰仰福帝居

孫子兵法曰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齊坦崇祖少季騎

李詩註卷十一

九

射或曰何不奉書宗祖曰曹操曹不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
飲食君輩無自全之技何異犬羊晉帝紀論曰擾天下如驅羣羊李
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豈不哀哉李陵書曰昔蕭樊
囚執韓彭趙醢五臣文選范曄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曰蕭樊目猶
縲紲信戲

終見趙醢帝子許專征秉旄控強楚節制非桓文軍師

擁熊虎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固房陵誠節

冠終古齊賢曰帝子指水王嬭事見八卷注楚辭帝子降兮北渚

徐卿曰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尚書如虎如

魏如熊如羅子賢曰南史梁元帝初封湘東王侯景陷建業長史王

冲等拜箋請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王不許曰吾於天

下為不賤寧俟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專征秉旄見前

註記樂記世事民之風雨也列子飄風暴雨不終朝隋高炳竭誠盡

節以天下為己任莊子云終古不忒楚辭長無絕兮終古

僕卧香爐頂食霞漱瑤泉門

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旄空

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

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齊賢曰遠法師廬山記山東南有香

求王舟師也周禮析羽為旌通帛為旛樓船見前士賢曰漢黠布傳

撰空名鄉楚魏書載曹公今日昔趙奢實武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

朝散之陶潛詩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左

夜郎萬里道西上

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為負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

訴蒼昊良牧稱神明深仁恤交道齊賢曰選古詩思君令

賢曰漢重仲舒策殊方萬里史李斯傳秋霜降則草花落記孔子問

居曰日月無私照張蘊古大宝箴大明無偏照班固賓戲超忽荒而

躐顯蒼晉書傳陸雲補浚儀令稱為神明去官百姓思之圖畫形像

配長縣社祀曲禮執交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後漢王丹曰交道

鶴樓顧慙彌處士虛對鸚鵡洲樊山霸氣盡寥落天

地秋江帶峨眉雪川橫二峽流萬舸此中來連帆過

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齊賢曰史記附青雲之士黃

射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為賦衡因賦之筆不停綴由是鄂有鸚

鵡洲樊山隸岳州峨眉雪川橫二峽流萬舸此中來連帆過

悠悠待秋稼寥落將除邊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地始肅沈休文昭王

碑蠻陬夷激重山萬里

江淹詩渺然萬里遊 紗窗倚天開水樹綠如髮親日畏

銜山促酒喜得月

王質曰郭璞江賦嚴如地關豁天開毛詩稠首如髮

吳娃與越艷

窈窕誇鉛紅呼來上雲梯

吳都賦云吳俗謂好女為娃越艷

羅衣舞春風

齊賢曰劉淵林注吳都賦云吳俗謂好女為娃越艷

曲解題云大垂手小垂手皆言真舞而垂手也吳均小垂手曲曰舞女出西秦躡影飛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塵十寶曰楚辭既含

神賦披羅衣之璀璨珥瑤碧之華裾 賓跪請休息主人情

未極覽君荆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

雕飾

齊賢曰荆山作章之詩也鮑照曰謝靈運五言如初發芙蓉

擁虎士列戟何森森剪鑿竹石開縈流漲清深登樓

坐水閣吐論多英音片辭貴白壁一話輕黃金謂我

不愧君青鳥問丹心

齊賢曰禮書後世有整戰天子二十四諸侯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一壁一雙曹立生曰楚人謔得黃金

百斤不如季布一諾阮籍詩曰青鳥明我心十寶曰按馮鑿事始開

元禮開府郡王嗣王帶職事二品及上州都督府以上十四戰帶職

事二品及下州刺史名十戰播帶每副二十條以五色物充焉又張

介然入奏稱旨啓曰臣謂二品當給紫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為

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宗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宴問里老本鄉

得列戟自介然始晉裴楷云 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

聞赦書至却放夜郎迴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

齊賢曰朝野僉載曰唐正觀末南康

登鳳池去忽棄賈生才

齊賢曰朝野僉載曰唐正觀末南康

每飲食以餒之後隣近失布者詎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劾不承

欲訊之其鶴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以傳語之狀其日傳語赦官同

詔其由來云路逢玄衣素衫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

衣素衫者鶴之所傳也何別錄燕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至

生忝也韓安國曰死交獨不然乎晉荀勗久在中書武帝以為尚書

令或賀之公憎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漢書二賈誦誦長沙王

太傅士贇曰魏劉真疏曰起煙於寒之上唐志自魏及晉以來中

承寵任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謝朓詩效言期鳳池 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

四五嘆常為大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

齊賢曰

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弄善射一箭落旄頭

齊賢曰

曰祭之犬可使吠堯漢車千秋為高寢郎會太子為以充所諸敗父
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上大成悟召見拜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
為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聞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
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書即得之矣
左傳曰為大國之憂戰國策秦惠王曰蘇秦約諸侯諸侯不可一猶
連雞之不能上栖亦明矣長安圖經云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淮南
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向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
皆死墮其羽翼史記昂為旄頭旄頭胡星也士贇曰詩云悠悠人旄旌
兩山大華首陽也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
擊開以通河流後漢書賈憲傳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觀之曲楚詞
君不行
兮夷猶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鳳凰丹禁裏銜出紫泥書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
仙郎父為別客舍問何如涸轍思流水浮雲失舊居
多慙華省貴不以逐臣疎復如竹林下叨陪芳宴初

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魚齊賢曰事始云石季龍置戲馬觀
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綴于木鳳
之口轆轤回轉形若飛翔後漢志天子信玺六玺皆以武都紫泥封
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三湘見前司馬遷白萬死不顧一生莊子云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
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正觀中度支令坊州貢杜若本州曹官
云州不出杜若應由謝眺詩誤華省名郎若此判事豈不一畏一八
宿笑人本傳云白去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號竹
溪六逸竹林七賢見前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莊子北溟有魚其名
為鯀化而為鳥其名為鵬士贇曰後漢耿恭傳出於萬死无一生之
望晉王珣傳曰但問歲終
何如鮑照詩逐臣對撫心

博晉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却之武陵立馬贈別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若無三千客誰道信陵君
救趙復存魏英威天下聞邯鄲能屈節訪博從毛薛
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要鼓刀者乃是袖槌人
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齊賢曰歸藏啓蒙曰白雲出於蒼
梧入于大梁史公子無忌救趙事

見前無忌留趙間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陸公藏於賣漿家乃問步
往從此兩人游其數留趙十年不歸秦日夜出兵東伐魏王使使
請公子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
有魏也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

未及卒公子立趣駕歸散魏魏王見公子相与泣而上將軍印授
公子公子遂將諸侯聞之各遣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於河
外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士
曰好士不尽心何能保其身者言公子存趙救魏之功始終得侯生
毛公薛公之力所以能保其身者是收其心好士之效也此
詩大白蓋以公子无忌屬望鄭公而以侯生毛薛自期也 多君

重然諾意氣遙相託五馬入市門金鞍照城郭都忘

虎竹貴且與荷衣樂 齊賢曰選詩季布重然諾莫儀天子六馬諸侯五馬白日行云白馬黃金鞍漢

文帝与大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離騷云製菱荷以爲衣方集芙蓉以爲裳北山移文焚菱製而裂荷衣士贊曰江表傳孫策曰大史慈氣勇有膽烈貴重然諾一以意氣許知已死亡不相負晉書劉琨傳曰意氣相期如此楚辭荷衣方蕙帶荷衣隱者草服也以喻鄭公忘其勢分以貴下賤之義 去去桃花源何時見歸軒相思無終極腸斷

朗江猿 齊賢曰桃花源在朗州桃源縣士贊曰晉呂安服嵇康高子賜斷古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

聲斷人腸魏文帝詩念君客游思斷腸

江上贈鄧長史

漢求季布魯朱家楚遂伍胥去章華萬里南遷夜郎

國三年歸及長風沙 齊賢曰伍子胥事見三卷注楚有章華臺池州賜以下八十里名長風沙士贊曰漢

求季布魯朱家事見九卷注 聞道青雲貴公子錦帆遊戲西江水人

疑天上坐樓船水淨霞明兩重綺 齊賢曰須賈曰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劉伯倫

酒德頌有貴介八公子摺紳如士隋煬帝幸江都以錦爲帆謝玄暉詩盜江淨如練餘霞散成綺士贊曰史記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

出哉選詩遊戲宛与洛 相約相期何大深掉歌搖艇月中尋不同

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 齊賢曰西京賦齊魏女織掉歌章昭云掉指也掉歌

引掉而歌漢武秋風掉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士贊曰晉劉琨傳其意氣相期如此

贈王漢陽

天落白玉棺王喬辭鄴縣一去未千年漢陽復相見

猶乘飛鳧鳥尚識仙人面鬢髮何青青童顏皎如練

齊賢曰列仙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每月朔嘗自縣詣臺朝掃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大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伺鳧至率羅張之但得雙鳧視之即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

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於城西其夕縣車牛皆流汗喘乏而人无知者洛神賦光潤玉顏士贇曰江淹別賦曰至如去絕國詎相見期又曰尚有華陰上上服食遇仙駕鶴上漢驂鸞天靈遊万里少別千年謝靈運詩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元解父星二行復出謝元暉詩澄江淨如練吾曾弄海水清淺嗟二變果慙麻姑言時光速流電與君數杯酒可以窮歡宴白雲歸去來何事坐交戰齊賢曰神仙傳漢高帝時王遠方平降於蔡經十七八人拜方平為起山麻姑曰復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流於世者陶潛有歸去來辭齊賢曰陶潛詩後如流電驚鮑照詩握手把杯酒張衡南都賦接歡宴於日夜謝靈運詩歡餘宴有窮沈約詩白雲隨玉趾青霞結旌旗陶潛詩富貴常交戰道務無戚

贈漢陽輔錄事二首

聞君罷官意我抱漢川涓借問父踈索何如聽訟時天清江月白心靜海鷗知應念投沙客空餘弔屈悲

齊賢曰罷官解印也漢發書家至漢陽大別山之東入江看猶云濱也毛詩行露召伯聽訟也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

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姓而不止投沙客屈京也賈誼為長沙王大夫傳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士贇曰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乎訟

其二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祗是相思秋復春

齊賢曰鸚鵡洲在漢陽度之上流謝玄暉詩長煙引輕素楚辭送美人兮南浦江文通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漢口漢入江处在漢陽之東一里古梁府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隨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士贇曰古杏壇操暑往寒來春復秋

江夏贈韋南陵冰

胡騎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君為張掖近酒

泉我竄三巴九千里齊賢曰南史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唐甘州張掖郡肅州酒泉郡武德二年

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士贇曰漢書匈奴傳曰胡者天之驕子也張儼志曰長驅祈山嶺然有飲馬河洛之志天地

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可見東

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喜茫茫如墮煙霧

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長句齊賢曰江文通賦曰遷客海山故人即韋

南陵江淹詩乘鸞向溼霧成寧中次盜發張駿冢得紫玉簫安祿山目

范陽獻白玉簫管數百士贊曰晉書宋繼傳各可聞而身不可見謝

玄暉詩故人心尚尔故心人不見謝宣遠詩四昨日繡衣傾綠

樽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款段諾

侯門賴遇南平豁方寸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

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

齊賢曰漢有繡衣御史選詩宿至下陳榻愛來命綠樽李廣贊魏李

不言下自成蹊大宛國出善馬漢伐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

馬後擊交趾破之封新息侯擊牛饗軍士謂其官屬曰吾從弟少游

嘗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

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南平指太守李之遙也徐

庶曰方寸亂矣無益於事士贊曰莊子方寸之地虛矣後漢書孔公

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流休文王愁來飲酒一千石寒交

碑曰重山萬里曹植詩能不懷苦辛

重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

曰開元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時人咸謂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

春煦物也山簡鎮襄陽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

載歸酪酌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籬士贊曰魏志劉襲傳魏

諷真第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虎古之制也特

原不問併署丞相倉曹蜀虞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宜覆族遭乾

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波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交之上生華於

已枯之木物不吝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頭陀雲月多僧氣山

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莊子暖然似春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女

兒歌權謳我且為君起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却鸚

鵝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齊賢曰頭陀

大明五年建天竺言頭陀比斗數斗數煩惱也王巾曾撰頭陀寺碑

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權謳唱蕭蕭鳴西都賦婢女謳武帝

秋風解蕭蕭鼓鳴方發棹歌此後以黃鶴山得名赤壁磯與百人山對

時在今鄂州上流八十里士贊曰吳志孫權遣周瑜劉備敗曹操於

赤壁故曰爭雄也張衡東都賦曰七雄並爭詩云式歌且舞史巫原傳離騷者猶離憂也

贈盧司戶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遙相識待我蒼梧間

借問盧耽鶴西飛幾歲還齊賢曰歸藏啓筮曰白雲出於蒼梧入仕州為治中少學仙術身能奮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赴元會至曉不能隨從參預朝列化為白鶴至閣前回翔欲下威儀以驚儼之得一雙履耽乃驚還就列

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

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踈蘭生谷底人不

鋤雲在高山空卷舒齊賢曰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無所為衣食營海賦茹鱗甲吞龍舟齊江夏王綽著脩栢賦以見志明帝使人害之江陵藥曰芳蘭當戶不得不得其脩栢之謂乎禮記云山川出雲士贇曰任公子釣魚事見一卷選詩平生少年時劉向新亭宋王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漢田蚡傳墨墨不得意魏武帝樂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淮南子曰益縮卷舒

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齊賢曰朱與時變化

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史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叩符拜駟近蜀道亦易通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曰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帶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頭先驅蜀人以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仙橋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柱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此下也

天門九重

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

主收沉淪齊賢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

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齊賢曰宋玉九辯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君之門以九重皆使虎豹守其關鑰宋玉九辯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君之門以九重皆使虎豹守賦玉階彤庭李善注曰漢書昭王舍中庭彤朱而殿上懸漆註曰彤赤色也以彤漆飾庭漢武詔

翰林秉筆回英盼麟閣崢嶸

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鑿毀齊賢曰漢宮殿麟

雕鏗白玉鞍象牀綺席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却

來請謁為交歡齊賢曰白玉鞍見前戰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牀直千金西京雜記鄒陽酒賦綃綺為席璆為

閣蕭何造以藏秘書寶才唐銀臺門與左右掖具龍門相望

士贇曰大白召見金鑿毀及供奉翰林事見本集序并前注龍駒

麟閣崢嶸

麟閣崢嶸

麟閣崢嶸

麟閣崢嶸

麟閣崢嶸

麟閣崢嶸

麟閣崢嶸

麟閣崢嶸

李詩註卷一

十六

鎮江淹詩綺席生浮埃南史劉穆之為丹陽尹令厨人以金伴貯攢
柳一斛送妻之兄弟漢陸賈見陳平曰吾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同
馬相如論告巴蜀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交驩一朝謝病遊江
王寶曰漢張湯傳造請諸公師古曰請謁問也

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
日改愛君山岳心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為齊賢曰陸機

別後遙傳臨海作可見羊何共和之齊賢曰謝靈運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

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詩有神助謝
靈運有登臨海嶠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詩一首沈約宋書云
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頴川荀雍大山羊璿以文章
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謂之四友王寶曰臨海郡名羊羊璿何何長瑜

其二

東平與南平今古兩步兵素心愛美酒不是顧專城
謫官桃源去尋花幾處行秦人如舊識出戶笑相迎

齊賢曰晉阮籍拜東平相法令清簡車一鄂州也九城志南平郡為
渝州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酒在二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天
白自注南平時因飲酒過度貶武陵古樂府四十專城居桃源縣在
鼎州秦人遊難居此左傳見子產如舊相識王寶曰吳孫楚傳北風
之思感其素心古詩不如飲美酒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二軍論事多引
納增前虎士羅千將雖無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錢

少陽有自如松雪齊四皓調笑可以安儲皇君能禮此
最下士九州拭目瞻清光齊賢曰漢侍御史綉衣直指侍斧

服志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纒注今之纒為展筩鐵柱卷執法者
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魏辛毗傳魏大會殿中侍
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問此為何官何主左右不對辛毗曰此謂
御史簪筆以奏不法魏都賦抗衿則威險秋霜吳越春秋曰吳闔閭
使干將鑄劍作劍干將夫婦乃斲髮剪爪投之爐中遂以成劍陽曰
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鏡劍而作漫說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
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

齊賢曰漢侍御史綉衣直指侍斧
捕盜李伯陽為周柱下史後漢與
補盜李伯陽為周柱下史後漢與

治天下其固免矣乎四皓事見前謝靈運詩謂笑輒酬答見錯策曰
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空陛下清光十贊曰張蒼傳秦特
為御史大夫主柱下方書荀悅申鑒人主怒如秋霜詩公徒三萬
云大國三軍合二萬七千五百人白虎通曰國有二軍何所以戒
常伐無道唐太宗問魏證曰此來朝臣何故不論事對曰陛下
采納必有言者書虎賁二百人注曰勇士無也若虎賁戰言其
頑延年詩山明望松雪梁蕭統
四皓贊諸皇不安我德是顯

贈柳圓

竹實滿秋圃鳳來何苦飢還同月下鵲三繞未安枝

齊賢曰鄭玄毛詩箋云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魏武樂府曰月明星
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士贇曰魏文帝樂府曰薄暮苦飢
古豐歌詞曰夫子即瓊樹傾柯拂羽儀懷君戀明德歸

去日相思

齊賢曰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各瓊枝
西流沙濱世說王戎云大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風塵表
物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禮記鳴鳩拂其羽士贇曰江淹詩
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又高步超常倫靈鳳振羽
儀班固幽通賦皇十紀而鴻漸方有羽儀於上京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尅復之美書懷

示息秀才

黃口為人羅白龍乃魚服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

鯨鯢未剪滅豺狼屢翻覆悲作楚地囚何日秦庭哭

齊賢曰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
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漢書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左傳晉侯
見鍾儀囚使稅之語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楚昭王在隨申包胥如
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秦師乃出士贇曰黃口及白
龍事見前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曰不知天網設張
已在綱目饜鑊之魚期於消爛也鮑照詩邊城屢翻覆遭逢二明

主前後兩遷逐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

齊賢曰二明
也天寶初明皇召見太白金鑿毀使待詔翰林掌筆二欲命白官為高
力士所沮詔令歸山至乾元元年以汴水王璘掌流夜郎此為兩遷

也半道雪屯蒙曠如鳥出籠遙欣尅復美光武安可

同天子巡劍閣儲皇守扶風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群

雄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左掃因右拂旋收洛陽

宮廼輿入咸京席卷六合通

齊賢曰唐乾元元年正月戊
寅上皇御宣政殿授皇帝傳

國寶符冊二月大赦改元四月甲寅朝享太廟有事丁南郊乙卯大
赦曾子固序曰乾元元年流夜郎遂逐同庭上峽江至巫山以故得
釋是也易曰雲雷屯又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初上皇幸蜀至扶風
父老皆遮道請留上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曰至尊不肯留京等願
率弟子從殿下東破賊上乃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善輔佐
之又諭太子曰勉之西北諸胡吾禮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上遂入蜀
太子自奉天北上陳倉杜鴻漸說太子往靈武七月甲子即位以廣
平王淑為天下兵馬元帥九月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
萬發鳳翔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其兵散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
呼淑為兄壬寅至長安城西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
為後軍癸卯大軍入西京留長安三日引軍東出十月廣平王至曲
沃葉護使將軍鼻施吐撥裝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嶺北郭子
儀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
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庚申慶
緒走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京上贊曰屯蒙之義即易注始於其味
及昧莫若蒙之義蓋太白曹暗昧之謗效焉雪釋故取義云晉郭瑀
字元瑜敢煌人張天錫徵之瑀指翔鴻示使曰此鳥也安可籠哉乃
深逃絕迹齊劉善明謂沈攸之曰此已籠之鳥耳晉王導曰苑復神
州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之後漢鄧禹說光武曰方今之計
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
陸機辨亡論羣雄蜂駭義兵四合揚雄賦西壓月窟史年表太史公
曰明天子兼文武席卷四海後漢馮衍傳皇帝席卷天下蔡邕釋誨
曰掃六合之穢惡清宇宙之

李詩註卷二十一

叱咤開帝業手成天地功大

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一朝讓寶位劍重傳無窮

通鑑十一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
南樓上釋黃袍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
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着之上伏地頓首
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
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
臣等今日復覩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丁未發行宮上皇上馬親執
轡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致當馳道上皇自開遠入御舍
元殿慰撫百官詣長樂殿謝九廟主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
辭位還東宮上皇不許所謂日再中漢郊祀志新垣平言臣候日再
中須之日却復中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冊此讓位
之本末也高祖斬蛇劍與傳國璽李斯所書者皆歷代傳之以為國
寶王贊曰後漢皇甫嵩傳曰叱咤可以興雷電前吳姓諸侯王表高
帝五載而成帝業班彪命論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所以成
帝業也鄭國語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殷周
是也蔡邕獨斷曰大駕備千乘萬騎易曰聖人之

愧無秋毫力

誰念雙鑠翁七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棄劍學丹砂

臨鑑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

是翁也揚子鴻飛其具弋人何慕焉士贊曰孟子明足以察秋毫之
末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丹砂水精得金丹并又曰臨鑑定鉢兩方蓬

方壺蓬萊也

贈張相鎬二首

時逃難在宿松山作後一首亦作晉載重寄張相公

神器難竊弄天狼窺紫宸六龍遷白日四海暗胡塵

齊賢曰李斯扶正神器四海懼心神器天位也天狼一星在東井南
主盜賊為害楚辭舉長矢方射天狼紫宸天帝所居春秋命曆序曰
日出扶桑駕六龍以上下十贊曰晉書慕容德載記論曰跨有全齊
竊弄神器慕容恪載記贊曰假竊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
殃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班彪王命論不知神器
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向日神器帝
位也晉書劉聰載記論曰昔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

然養浩氣歛起持大鈞秀骨象山嶽英謀合鬼神佐

漢解鴻門生唐為後身擁旄秉金鉞伐鼓乘朱輪

曰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賈誼鵬賦曰大鈞播物塊比無垠詩
曰誰秉國鈞傳燈錄慧可大師將欲受果頭痛如刺欲治之空中曰
此乃換骨非常痛也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易曰大人者與鬼
神合其吉凶漢書沛公入關秦王子嬰降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
擊沛公項伯夜馳見張良欲與俱亡良乃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
與飲為壽結婚姻今其言沛公不敢背項羽沛公乃從百餘騎驅之

李詩卷二十一

二十

鴻門見謝項羽得解歸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好伯王大略揚國忠執
政求天下士為己重聞鎬才薦之遷鴻門拜左拾遺歷侍御史元宗入
蜀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論事尋拜平章事詔河南節度使都
統淮南諸軍事帝還京封南陽郡公以本軍鎮汴州蓋喻鎬為子房
後身也尚書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鷹揚軍報孫會宗書曰俾家方
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毛詩伐鼓淵淵王贊曰司馬相如封禪書肇
自顯寫生民晉書王導傳論曰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謀
竟剪吞沙之寇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班固逐邪山祝文曰杖節
擁旄征人伐鼓虞義詩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摠戎向東巡諸侯拜馬首猛士騎鯨鱗澤被魚鳥悅

今行草木春聖智不失時建功及良辰

驚左傳荀偃曰惟余馬首是瞻羽獵賦乘巨鱗騎鯨魚戰國策聖人
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耳王贊曰詩云淮濱虎臣嚴如虓虎漢晁錯策
草木諸產皆被其澤荀子曰今行禁止班固實戰六合口之內莫不沐
浴玄德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東征賦選良辰而將行

醜虜安足紀可貽悞與巾倒瀉溟海珠盡為入幕珍

馮異獻赤伏鄧生條來臻庶同日昆陽舉再覩漢儀新

齊賢曰蜀志諸葛亮也五六原司馬懿與高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
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帕婦人之飾懿怒上表請戰魏使辛毗杖節制

之漢書... 舍生疆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誅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遂於是即位馮異傳云諸將勸光武即位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竟悟心中動悸異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謹重之性耳異遂議上尊號無赤伏符事疑誤龍鬪野光武初安集河北禹林節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其懼後漢書王莽遣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會者四十二萬人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城中惟有八九千人光武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与李軼出城外收兵時奔兵到城下者且十萬圍之數十重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光武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可怖也光武復進尋邑却光武与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自將萬余迎戰陳亂漢兵乘之遂殺王尋城中鼓譟而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更始將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前修官府光武置僚屬作文移一如舊章二輔吏士東迎更始見司隸僚屬皆歡喜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士贊曰詩云仍執醜虜晉書桓溫傳論曰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晉書呂纂載記論曰仗義而誅醜虜昔為管將鮑中奔兵隔

秦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其事竟不就哀哉難重

陳卧病宿松山蒼茫空四隣風雲激壯志枯槁驚常

倫齊賢曰劉越石詩棄置勿重陳大白自注時在宿松山宿松縣

易之道也尚書陸乃四鄰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班固答賓戲曰皆騁風雲之會後漢馬武傳論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班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

聞君自天來目張氣益振亞夫

得劇孟敵國空無人捫蝨對桓公願得論悲辛大塊

方噫氣何辭鼓青蘋斯言儻不合歸老漢江濱齊賢曰漢

劇孟傳吳楚反時條侯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本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晉載記王猛隱于華陰山懷佐出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出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鮑照野鶴賦對鐘鼓之悲辛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宋玉風賦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禹貢潘家道漾東流為漢自漢中以下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皆曰漢江士贊曰漢周亞夫傳曰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漢書陳廣陳受曰今社宦至一千石宜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年篤老皆許之

其二

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飛青雲上

苦戰竟不侯富年頗惆悵齊賢曰唐宗室世系表帝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泉陶為

亮大理生益恩夏商出為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糾時理微以直道不容得罪而死其妻契和氏与子利貞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利貞生昌祖為陳大夫家干若縣生彤德彤生孫碩宗周康王賜采邑於苦縣五世孫乾為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為太史其後有李注為秦將軍生曇趙柏人侯生四子崇辨昭賤崇為隴西房賤為趙郡房崇生瑤瑤生信信生超超生仲翔翔生尚成紀今因居成紀尚生廣二子長曰當戶生陵次曰敢生禹其後李昇為前凉張駿天水太守太子生相和生焉字玄盛西凉武昭王與聖皇帝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隋末其先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道還客巴西因家焉是生白白既長隱岷山州奉有道不應蘇頌為益州長史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李可此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劔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韓華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徕山口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室初南入會稽与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賜食親手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王亮謂姚襄曰公英名蓋出謝靈運詩託身青雲上望氣王朔与李廣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侯也士贇曰漢叔孫通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荀子曰功積如天地唐房玄齡曰秦王功蓋宇宙史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又須賈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楚辭曰惆悵兮私自憐

孫百代神猶王

齊賢曰寰宇記肅州昔月支之地漢武時為武威酒泉郡崆峒山在那東爾雅曰北戴斗極為

世傳崆峒勇氣激金風壯英列遺厥

崆峒崆峒之人武西王金故秋謂之金風王去聲王贇曰梁元帝纂要曰秋風曰金風詩云貽厥孫謀書云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後漢楊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晉陸雲傳百代文宗一人而已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神雖王不善也

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龍顏惠殊寵麟閣憑天居

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讒毀

齊賢曰太白上裴長史書十歲觀州書曰十五好劍術編千諸侯二十成文章歷抵公卿漢高祖降準而龍顏言召見之時御手調羹步輦降迎也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言供奉翰林也海賦踏踏窮波注云失勢貌言高力士激貴妃阻抑之也士贇曰班固漢志新莽居攝使甄豐改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漢楊雄傳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揚雄江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左太冲詩作賦擬相如魏志曹爽傳出蒙殊寵夏侯尚傳各受殊寵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劉相像照白紵舞歌辭曰挂宮栢寢擬天居又詩曰層閣肅天居

晉末時崩騰胡塵起衣冠陷鋒鏑戎虜盈朝市石勒

窺神州劉聰劫天子

齊賢曰晉懷帝永嘉四年六月劉元海死聰胤兄和而自立投石勒汲郡公五年與劉黎率騎二萬會劉曜王彌寇洛陽陷之帝出華林園門曜等

追及遂焚宮廟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二萬餘人勸歸功於彌曜遂出屯許昌帝蒙塵於平陽士贇曰謝靈運詩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左又誠此晉書劉聰載說論曰昔幽后不綱胡塵

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閩洛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髮齊宣德皇后今日衣冠泥絕禮樂崩喪南史梁武帝紀論曰衣冠
斃鋒鏑之下老幼粉皮馬之足皆書案廣博論曰大羊之侶金鋪如
雲晉書慕容恪載記曰朝市淪胥若流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
書石勒載記論曰朝市淪胥若流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
漢又慕容容垂載記曰市朝變改艱虞慮慙晉孝武紀論曰神州赤縣
翻成被髮之鄉馮跋載記論曰自五胡繼憲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
謂之為荒裔鶴名在位威假之於維種只纂載記論曰竊號神州劉
聰載記論曰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撫劔夜吟嘯雄
行騶驅乘輿而執蓋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

心日千里誓京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齊賢曰左傳子朱怒無劔從之又楚子曰

古者明王伐不敬取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村預注鯨鯢大魚名喻
不義之人吞食小國子貢曰後漢臧宮傳臧宮馬武之徒無鳴劔而
抵掌志馳於伊吾之此矣晉謝安傳吟嘯自若阮瑀與孫權書曰大
丈夫雄心能無發憤者也史荆軻傳田光曰臣聞騏驎壯盛之時一
日而馳千里魏武帝樂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袁宏漢書王允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晉明
帝紀論曰夫衰怒而踐戎場鯨鯢而拜陵閩後漢
范滂傳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雨萬物無彫枯我揮一杯水自笑何區區齊賢曰說命日用波作霖

李陵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耳漢書禮樂志曰河間區區小國藩臣

又楚元王傳豈為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二人因人恥成事貴欲

決良圖滅虜不言功飄然陟蓬壺惟有安期為留之

滄海隅齊賢曰史毛遂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左太冲

有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

聞謝揚兒吟猛虎詞因此有贈

同州隔秋浦聞吟猛虎詞晨朝來借問知是謝揚兒

齊賢曰梁府猛虎行古詞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陸士衡亦有猛虎行見二卷註郭璞詩云借問此誰何云是

宿清溪主人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巖裏簷楹掛星斗枕席響風水
月落西山時啾啾夜猿起齊賢曰九域志池州治貴池縣有清溪鎮士贊曰楚辭云猿啾之兮

鳴

擊孝陽上崔相渙二首

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廻造化筆或冀一人生

齊賢曰趙孝成王十七年秦与趙兵相距長平秦為反間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秦乃陰使白起為上將軍射殺趙括四十萬人降起之挾詐及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其二

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行感慈親

白壁雙明月方知一玉真

齊賢曰史記秦圍趙邯鄲趙括平費魯人有古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士贊曰按此一首詩乃是全案括高洪西京雜記一段之語今錄于下曰漢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為古隸字為程公所礼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礼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駝參曰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曾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母見以疑

二十四

野人毛遂墮井而死客人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為璞死鼠未屠者亦為璞月旦之為朔車之旃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太白引此事者亦自况其遭誣耳漢鄒陽傳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史真卿立談白壁一雙

其三

此一首恐非上崔相亦恐非太白之作

虛傳一片雨枉作陽臺神縱為夢裏相隨去不是襄

王傾國人

齊賢曰襄陽者舊傳赤帝之女瑤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曰巫山之女又楚襄王神女事見二卷漢李延

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

帝憐君不遣到長沙

齊賢曰朝漢詩京華夢缺寄賈誼事見前今長沙有賈誼井尚有士贊曰已上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一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二

贈二十五首

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

去國客行遠還山秋夢長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床
覺罷攬明鏡鬢毛颯已霜良圖委蔓草古貌成枯桑
欲道心下事時人疑夜光因為洞庭葉飄落之瀟湘

齊賢曰荆州記益陽有金片數百古老傳金人少杖撞地輒成井晉樂志云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練汲寒漿淮南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左傳曰是委君貶於草莽也古詩枯桑知天風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眦者楚辭洞庭波兮木葉下士贇曰莊子云越之流人去國旬月瘦有吾詩銀床落井桐左傳曰敢不良圖毛詩野有蔓草

令弟經濟士
謫居我何傷潜虬隱尺水著論談興亡客遇王子喬
口傳不死方入洞過天地登真朝玉皇吾將撫爾背
揮手遂翱翔

齊賢曰陸機詩揮手如振素毛詩翱翔河上士贇曰文中子孔樂篇薛公曰是其家傳七出矣皆有

醉後贈王歷陽

書禿千兔毫詩裁兩牛腰筆縱起龍虎舞袖拂雲霄
雙歌二胡姬更奏遠清朝舉酒挑朔雪從君不相饒

贈歷陽褚司馬時此公為稚子舞故作是詩也

北堂千萬壽侍奉有光輝先同稚子舞更著老萊衣
因為小兒啼醉倒月下歸人間無此樂此樂世中稀

齊賢曰毛詩焉得騷草言稚子之背註背北堂也焉得騷草種於北堂以忘憂也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列士傳楚襄王嘗一親背五色練

衣卧地為小兒帝子贊曰
范彦龍詩傳瑞生輝光

對雪醉後贈王壑陽

有身莫犯飛龍鱗
有手莫辨猛虎鬚
君看昔日汝南市
白頭仙人隱玉壺
子猷聞風動窻竹
相邀共醉杯中綠
歷陽何異山陰時
白雪飛花亂人目
君家有酒我何愁
客多樂酣秉燭遊
謝尚自能鸚鵡舞
相如免脫鷓鴣裘
清晨鼓棹過江去
千里相思明月樓

齊賢曰唐太宗宴韋挺等謂曰神龍可擾以馴然領有逆鱗擾之者死人君亦有之卿等犯吾鱗禪闕失朕其慮危亡哉莊子曰孔子見盜跖對柳下季曰吾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汝南市老翁賣藥跳入壺中事見前晉王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唐和州歷陽郡治歷陽縣越州會稽郡治會稽山陰二縣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四望皓然古詩畫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晉書謝尚能作鸚鵡舞西京雜記相如初還成都以鸚鵡裘問市人為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无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晉書傅咸字長

李詩註卷十一

賈逵御史中丞時汝南王亮輔政專權咸諫曰往從駕殿下見語潮不識諱非逆鱗之言耶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願觸猛獸之鬚手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擊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竊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怨搖康傳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謝莊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圖經明月樓在江陵郡劉孝綽建顏之推詩曰疊塔明月樓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

宣城

白若白鷺鮮
清如清啖蟬
受氣有本性
不為外物遷
飲水箕山上
食雪首陽巔
迴車避朝歌
掩口去盜泉
岩岩廣成子
惆悵魯仲連
卓絕二公外
丹心無閒然

齊賢曰子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皆為遷於物也箕山在兩京河南府許由所隱伯夷傳云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註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尸子曰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照其名也鄒陽曰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空桐之上往見之空桐在梁國真城東史記魯仲連齊人好調煉奇偉之畫策論語焉吾无間然矣王贊曰景福殿賦岩岩生立諸葛亮方季平叔教曰詳思則戒明吾丹心昔攀六龍飛今作百鍊鉛懷因心欲報

主投佩向北燕
鸞弓綠弦開
滿月不憚堅
閑騎駿馬

獵一射兩虎穿回旋若流光轉背落雙鳥為胡虜三嘆

息兼知五兵權鎗鎗突雲將却掩我之妍多逢勦絕

兒先着祖生鞭據鞍空豐鏢壯志竟誰宣

翼易二公特乘六龍以歸天劉琨詩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送詩投

佩出甘泉光武謂徐宣曰卿所謂鐵中錐一書曰天用勦絕其命晉

書列朝曰常恐祖生先吾着鞭東漢書馬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盼以

示可用光武笑曰嬰嬰哉是翁也士齊貞曰鮑照詩指驅報明主傳玄

詩一絕如流光蜀志楊震貧 蹉跎復來歸憂恨坐相煎無

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危苦惜顏光金波忽三圓時

遊敬亭上閑聽松風眠或弄宛溪月虛舟信洄沿顏

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與發每取之聊向醉中仙過

此無一事靜談秋水篇

齊賢曰李詩來歸意有詩相煎

漢書樂歌月穆二以金波謝眺詩金波麗鵲陶弘景愛聽松風謝

靈運詩寒月弄籌爰莊子有虛舟來舳舻江賦所沿流洄沿傳

明義則未幾為著作左傳不就頭延之留二乃錢上著著悉送酒家

稍就取酒大白與黃知章李適之崔宗之等為酒八仙故社前有飲

中八仙歌莊子有秋水篇王寶曰謝叔源詩良遊常蹉跎蘇詩生

當復來歸任防詩當與靈舟值謝靈運詩虛舟有超越漢郊祀志曰

此一專事也又主父君從九卿來水國有豐年魚鹽滿市井

布帛如雲煙下馬不作威水壺照清川霜眉邑中叟

皆美太守賢時時慰風俗往往出東田竹馬數小兒

拜迎白鹿前含笑問使君日晚可迴旋遂歸池上酌

掩抑清風絃

齊賢曰左傳魚鹽登蛤弗加於海又如布帛之有

作廟作福殺人活人幾崇作水壺戒郭氏行部到西河美樓有兒童

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次迎拜鄭弘傳曰弘為淮陰太守行春大早

隨車致雨白鹿方道被轂而行謝靈運詩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贊曰頽延年詩水國周地險班固西部賦九市開場貨別隊分紅塵

四合煙雲相薄晉書趙徽轉侍衛中丞庫火尚書郭彭率百自備

而不致火賊正色詩之戲慈曰我能截君角也職勃然謂彭曰君何

敢侍寵作威迴天子法冠而欲角乎古梁府使君從南來五馬立

下與書注二願出晉書謝安持担曰

使君於此下凡詩云古南作頽

曾標橫浮雲下撫謝

光祿紫霞杯伊昔

豈有樓高碧海出樹上青蘿懸

相傳良圖掃沙漠別夢繞旌旃富貴日成疎願言否
無緣登龍有直道倚玉阻芳筵敢獻繞朝策思同郭
泰船何言一水淺似隔九重天

齊賢曰謝朓字玄暉據文
所載嘗為宣城守故宣
城有謝朓後其遊東田等詩皆宣城作史記匈奴傳臣賈曰沙土曰
暮應邵曰少暮匈奴之南界東漢書李膺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
度者名為登龍門魏志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
兼段商玉樹左傳士會歸統朝贈之以策東漢書郭泰字林宗自洛
陽歸諸儒送至河上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
古詩盈一水間疎二不得語士賢曰
曹標言其標致之高也古詩
上與浮雲齊左思詩夢迴鸞良圖李陵
歌曰徑千里方度沙漠古嘉漢字通用

談玄身為名公子英才若逆遭鳴鳳托高梧凌風何

翩翩安知慕群客彈劍拂秋蓬

齊賢曰崔生崔侍御也易
也如蓬如史記大史公曰
平原君翩翩一濁世之佳公子子平賢曰謝酒字義出崇音田倍傳師古
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南史吳簡文帝博綜群書善談玄理孔融薦
祢衡曰祢衡實負才卓犖馬融廣成頌樓
鳳凰於高梧宿鸞鷖於西園詩云翻二者離

贈宣城趙太守悅

趙得寶符盛山河功業存三千堂上客出入擁平原

六國揚清風英聲何喧喧

齊賢曰史趙簡子召諸子吉之曰
吾歲室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
子與之常山上求先所得母郵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妻之母郵曰
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知母郵賢以為大子簡子卒母郵立
是為襄子襄子為代王夫人襄子乃北登夏臺請代王使歸人操
銅料擊殺之遂與兵平代地至惠文王弟勝最賢喜賓客至數百人
相惠文王及孝成王封於東武城魏平原君六國齊楚燕趙韓魏士
賈曰晉忠義傳序載清風於千古揚脩谷臨淄侯爽流千載之英声
荀子唯二然不知所非也通
作道監韻旧作道今作道

千丈松虬龍盤古根枝下無俗草所植唯蘭蓀憶在

南陽時始承國士恩公為柱下史脫繡歸田園

齊賢曰漢
文帝與太守為繡虎符符晉和嶠汗籍川太守庾凱見而歎曰
嶠森如千丈松繡標何多節目施之大屢有棟梁之用左傳松栢
之下其草不植陳休文詩守節蘭蓀王逸楚辭注蓀香草名南陽
唐鄧州南陽縣史記漢讓曰智伯國士遇我父老子為周柱下史漢
百官表侍御史有絳衣直指陶潛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士
賈曰漢光武詔曰諸將業遠功大西都賦隋侯明月錯落其間

昔簪白筆幽都逐遊竟持斧冠二軍霜清天北門差

池宰兩邑鷄立重飛翻焚香入蘭臺起草多艾艾言變
龍一顧重矯翼凌翔鶴赤縣揚雷聲疆項聞至尊驚

颯頰秀木跡屈道彌敦齊賢曰魏志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直上帝問曰此何官也曰御史

簪白筆書過幽州范陽郡幽都縣易曰游魂為變馬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左傳何敢差池潘岳詩

驅役宰兩邑蜀志諸葛亮曰妻子鵲立而望歸王仲宣詩荀非鴻鵠孰能飛翻通典尚書郎入直給文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

護衣服賈逵傳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故事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謝文暉詩生平一顧重揚子解嘲曰

橋翼萬翻史鄒衍曰中國縣曰赤縣神州後世以指輦轂下縣童官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曰殺入宣叱奴下車殺之主詎帝帝召

宣令謝主言不從疆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光武因敕疆與令出李蕭遠運命論曰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予贊曰荀子正論曰天

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陸機詩驚駭塞反信王儉撰褚淵碑曰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出牧歷三郡所居

猛獸奔遷人同衛鶴謬上懿公軒自笑東郭履側斬

狐白温閑吟步竹石精義忘朝昏顛顛成醜士風雲

何足論彌猴騎士牛羸馬夾雙轆願借義皇景為人

李詩註卷十二

照覆盆溟海不振蕩何由縱鵬鯤所期玄津白倜儻

假騰鶩齊賢曰猛獸虎也宋均為九江守虎東渡江左傳衛懿公

有上無下足盡踏地人皆笑之謝眺詩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晏子春秋景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易繫辭精義入神陸機詩玄冕無

醜士阮籍詩朝為媚少年夕暮成老醜周泰答鍾繇曰彌猴騎士牛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鵬魯仲連好倜儻奇偉之畫策王

贊曰逸詩无棄顧頡陸機詩讀一風雲會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東漢書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曰御曰義

和覆盆見十一卷註十洲記滄海島在北海中海四面圍繞各五十里外別有圓海繞山謂之傾海无風而洪波百丈漢武帝內傳西王

母曰十洲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振蕩群精羨朱雲傳好倜儻大節

贈從弟宣州長史昭

淮南望江南千里碧山對我行倦過之半落青天外

宗英佐雄郡水陸相控帶長川豁中流千里瀉吳會

君心亦如此包納無小大齊賢曰唐志淮南道古揚州之域

蜀都賦水陸所湊流約撰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鄧郢水陸之塗三十七江賦播靈瀾於千里魏文帝詩行行

不至吳會詩云無小無大從公于萬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

搖筆起風霜推誠結仁愛

訟庭垂桃李賓館羅軒蓋何意蒼梧雲飄然忽相會

才將聖不偶命與時俱背獨立山海間空老聖明代

知音不易得撫劍增感慨當結九萬期中途莫先退

齊賢曰左傳館如公寢實至如歸鮑照詩軒蓋已雲至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白蒼梧入于大梁謝玄暉詩雲去蒼梧野史許李廣老數音如溥曰音不偶也陸士龍詩知音世所稀孟子曰撫劍疾視莊子博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士賢曰說苑趙簡子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語天縱之將聖君子時命大謬史東方朔傳曰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強然獨立塊然獨處窮偶少待固有常也陶潛詩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又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古詩不惜歌者苦但恐知音稀王羲之宴蘭亭序曰感慨係之

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為草當作蘭為木當作松蘭幽香風遠松寒不改容

松蘭相因依蕭艾徒丰茸雞與雞並食鸞與鸞同枝

揀珠去沙礫但有珠相隨

李詩註卷十一

介

經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一亭水其中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古蘭草大抵相類顏師古以蘭為澤蘭非也禮記曰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辨命論曰嚴霜既零蕭艾之蕭文古芝蘭共盡楚辭將去雞鸞爭食乎郭璞曰丰茸相因依陶潛詩迷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文

容也蒼頡篇章草貌應德諱詩曰簡珠墮沙石士賢曰謝靈運詩浦

中東漢黃鸞上疏曰抵金 遠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

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

五百人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願君

同心人於我少留情寂寂還寂寂出門迷所適長鍊

歸來乎秋風思歸客

齊賢曰史記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使

唯持魏陰事告齊故得饋歸以告魏相齊使答擊折脇指齒唯湯死

且晉大梁魏齊恐走趙匿平原君家昭王聞為書遺平原君願與君

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王

發空園平原君家急齊夜奔出見趙相虞卿卿乃解印與齊亡走

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畏秦猶豫未決齊怒自剄趙王卒取
其頭子秦虞卿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漢城頭
籍田橫懼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吳中高相收橫罪而召之橫與
客二人入乘傳詣洛陽至戶鄉既置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奏之高
祖為流涕拜客為都尉橫既葬二客穿塚旁皆自剄從之帝以橫之
客皆賢者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皆自剄易繫辭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王融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馮驩見孟嘗君君
置于舍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晉張翰因秋風起思歸
王贊曰楚辭去鄉離家方來遠客陶潛詩孰若當此土冰炭滿懷抱
謝靈運詩歡娛寫懷抱莊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梁武帝
曰一日千古班固賈賦曰虞卿歸
昭而捐相印史子貢知孔子思歸

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 同遊因有此贈 宣州作

我隨秋風來瑤草恐衰歇中途寡名山安得弄雲月
渡江如昨日黃葉向人飛敬亭愜素尚弭棹流清輝

齊賢曰江淹詩瑤草正翳施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
化為瑤草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唐志宣州宣城縣有敬
亭山王贊曰張載詩下車如解
日謝靈運詩曰山水含清暉冰谷明且秀陵巒抱江城

李詩註卷十二

七

繁吳與史衣冠耀天京水國饒英奇潛光卧幽草會
公真名僧所在即為寶開堂振白拂高論橫青雲壘
山掃粉壁墨客多新文為余話幽棲且述陵陽美天
開白龍潭月映清秋水黃山望石柱突兀誰開張黃
鶴久不來子安在蒼茫東南焉可窮山鳥飛絕處稠
疊千萬峯相連入雲去

齊賢曰陸士龍詩繁榮都人子九城
志陵陽山在宣州仙傳贊子明棄官

學道釣得白龍放之於此因名白龍潭後五年龍來迎子明上居陵
陽山至百餘年乃得仙又有子安仙人也來就子明二十一年一旦忽
死葬山下常有黃鵠栖其樹上鳴云子安子安黃山圖經黃帝與浮
丘仙人煉丹於山又云黃帝浮丘游黃山駐天都峯今有浮丘翁仙
壇唐武德四年折宣州之秋浦南陵置池州故今池州有陵陽縣城
陵陽廟王贊曰任彦升撰王儉文集序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
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數日衣冠禮樂在是矣范彦龍詩水國
富英奇後漢鄭元傳曰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曜世嘉其高尚漢書母
甚高論東漢書孔公緒清談高論嘔枯吹生曹植
詩悲嘯入青雲潘岳哀求逝文視天日芳蒼茫

聞此期振策

歸來空閉關相思如明月可望不可攀何當移白足

早晚凌蒼山且寄一書札令予解愁顏

齊賢曰天公賦振金策之鈴鈴

劉伶古閉關人也月賦曰美人萬方音塵關千里兮共明月宋之問詩明河可望不可親高僧傳釋曇始游化關中足白於面跣涉泥水未嘗沾汚時稱白足和尚士贊曰秦嘉詩振策陟長衢陸機詩振策指靈丘曹植詩相思無終極魏武帝短歌曰明明如月曹植詩光景不可攀顏延之詩云謁帝蒼山蹊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列子夫子一解顏而笑

贈友人三首

蘭生不當戶別是閑庭草夙被霜露欺紅榮已先老

謬接瑤華枝結根君王池顧無馨香美叨沐清風吹

餘芳若可佩卒歲長相隨

齊賢曰表淑詩曰種蘭忘當戶懷璧莫向莽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楚辭折疏麻兮瑤華陸機詩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沾潤既以屋結根與且堅毛詩何以卒歲士贊曰選古詩馨香盈懷袖詩穆如清風陸機詩餘芳隨風捐曹植詩飛蓋長相隨

其二

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閉霜雪經燕復歷秦

李詩註卷十一

其事竟不捷淪落歸沙塵持此願投贈與君同急難

荆卿一去後壯士多摧殘長號易水上為我揚波瀾

鑿井當及泉張帆當濟川康夫唯重義我駿馬不勞鞭

人生貴相知何必金與錢

齊賢曰荆軻傳燕太子豫求天下之百金萬祖斬劍十一年磨刃如霜雪毛詩兄弟急難荆軻衛人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至易水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子孟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尚書說命若濟巨川士贊曰繫欽述行賦茫茫河濱實多沙塵謝靈運詩河洲多沙塵西京賦樸叢為之摧殘劉公幹詩從爾浮波瀾嵇康書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

其二

慢世薄功業非無曾中畫譴浪萬古賢以為兒童劇

立產如廣費匡君懷長策但苦山北寒誰知道南宅

歲酒上逐風霜鬢兩邊白

齊賢曰毛詩漣浪笑激選詩好為揚舟劇王吉疏曰建萬世之長策法真太守欲以為身善真曰將欲吏之真將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阮籍阮咸居道南諸阮居道北此阮富南阮貧周翰詩人馬孫策同

年勸策徙居奇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十萬曰史會仲連傳
好奇偉傲儻之畫策劉孝標黃絕交論斯賢達之妻亦交歷萬古而一
蜀主思孔明晉家望安石時人列五鼎談笑期一擲
虎伏被胡塵漁歌遊海濱弊裘恥妻嫂長劍託交親
夫子秉家義羣公難與鄰莫持西江水空許東溟臣
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
齊賢曰先主三顧孔明於草廬之
中謂關羽等曰孤之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也謝安石盤桓東山王濛云安石不起將如蒼生何劉孝標
辨命論曰公孫洪開東閣列五鼎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携浦一擲百
萬漢書用則為虎苟未用則鼠伏不動太公以漁釣自資起海濱即
三公蘇秦說秦王書十上不聽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擔橐而歸
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莊子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
載中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周曰我且南
見楚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君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
魚之肆史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編報諸所
常見德者十贊曰左思詩談笑却秦軍南史宋書張瓌以百口一
出手得盧故乘免園賦高冠扁焉長劍閉焉說死仲尼曰新交取
其忠乎長門賦交得意而相親左思詩羣公祖一疏史范曄傳能自
致身於青雲之上

陳情贈友人

李詩卷之二

九

延陵有寶劍價重千黃金觀風歷上國暗許故人深
歸來挂墳松萬古知其心懦夫感達節壯士激青衿
齊賢曰季札將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
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
挂徐君墓樹而去徐君墓在今泗州有挂劍臺存焉孟子曰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左傳聖節次守節毛詩青青子衿士貲曰論衡出稱
利劍有千金之價曹植詩寶劍直千金南史梁武紀曰一日萬古

斯人無良朋豈有青雲望臨財不苟取推分固辭讓
後世稱其賢英風邈難尚論交但若此有道孰云喪

齊賢曰史記管仲夷吾穎上人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事公子小白
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任
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
困時常與鮑叔牙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士貲
曰左傳云齊桓公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
之歸而以告曰管仲治於高偃使相可也公從之毛詩每有良朋
況也求覯須賈謂范曄曰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曲禮多君騁逸
臨財毋苟得此山移文張英風馳妙響莊子道喪世矣

藻掩映當時人舒文振頰波秉德冠彝倫卜居乃此
地共井為比鄰清琴弄雲月美酒娛冬春薄德中見
捐忽之如遺塵英豪未豹變自古多艱辛他人縱以
踈君意宜獨親齊賢曰漢詩舒文廣國華毛詩秉文德洪範彝倫收叙周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則八家共一井左傳齊桓公存二亡國義士猶曰薄德易君子豹變士貲曰楚詞屈原作卜居曹植詩萬里猶比鄰古詩不如飲美酒漢鄼食其傳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毛詩豈無他人古詩去者日以踈來者日以親奈何成離居相去復幾許
飄風吹雲霓蔽目不得語投珠冀相報按劍恐相距
所思採芳蘭欲贈隔荆渚沈憂心若醉積恨淚如雨
願假東壁輝餘光照貧女齊賢曰離騷飄風屯其相離兮帥衆雲霓惡氣喻佞人鄒陽書明月之珠以闇投人於道人無不按劍相盼者陸機詩上山采瓊藥空谷饒芳蘭張衡詩我所思兮在桂林劉休玄詩沈憂懷明發漢書任大責重憂心如醉甘茂傳茂亡秦奔齊蘇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代

李詩註卷之二
諾夏侯湛抵疑曰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女之目士貲曰古詩同心而離居又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史高祖紀曰與項羽相距歲餘鮑照詩徒積千載恨詩云泣涕如雨

贈從弟冽

楚人不識鳳重價求山雞獻主昔云是今來方覺迷
自居漆園地久識咸陽西風飄落日去節變流鶯啼
桃李寒未開幽關豈來蹊逢君發花萼若與青雲齊
及此桑葉綠春蠶起中閨日出布穀鳴田家擁鋤犁
顧余乏尺土東作誰相攜齊賢曰尹文子曰楚人指山雞為鳳事見前莊子蒙人嘗為漆園吏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揚惲曰田家作苦堯典平秩東作土實曰括地志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古屬蒙縣曹植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戴逵林棲賦曰幽關忽其離鍵齊安陸昭王碑曰幽關洞開詩云常棣之華萼不轉韓謝宣遠詩花萼相光飾古詩上與浮雲齊沈約詩空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東鄰賦不階尺土一人之柄漢地理志不立尺土之封傳說降霖
雨八公翰造雲梯羗戎事未息君子悲塗泥報國有長

策成功羞執珪無由謁明主杖策還蓬萊他年爾相

訪知我在磻溪齊賢曰說命若歲六甲用伎作霖雨墨君才太夫善守禦公輸般為楚造雲梯之械將攻宋墨

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博為城公輸設攻城之機九亦變墨子九拒之

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僕書西羌本出三苗姜姓之別也即西

戎左傳趙孟謂絳縣人曰吾子辱在泥塗以矣過秦論曰振長策而

馭宇內陳軫曰越人兼焉仕楚執珪左太冲詩功成不受賞鄧禹杖

策北庭及光武於鄴月令曰藜秀蓬蒿並與磻溪在鳳翔府號縣東

南十八里猶有太公投竿釣餌兩藤所著之址王寶曰李陵書云欲

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漢王吉傳曰建萬世之長策尚書曰禹

成厥功又成允成功禮稽命徵曰諸侯勤其陸幾詩杖策將遠尋文

中子曰在山澤而有願

朝之志太公之都磻溪

贈問丘處士

賢人有素業乃在沙塘陂竹影掃秋月荷衣落古池
閑讀山海經散帙卧遙帷且耽田家樂遂曠林中期
野酌勸芳酒園蔬烹露葵如能樹桃李為我結茅茨

齊賢曰北山移文移文移製而列裂荷衣說文帙書衣湯暉書曰田家作
苦林中期如竹林七賢之類閑居賦錄葵含露趙夔謂陽虎曰情

李者真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安之以生
茅土贊曰郭璞撰山海經二十一卷又註山海經圖贊一卷謝靈運

詩凌閣尋我室
散帙問所知

贈錢徵君少陽

一作送趙雲卿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

秉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如逢渭川獵猶可帝王師

齊賢曰選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莊子投竿東海西伯將出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鳳非虎非猨伯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

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以為師少陽年八
十餘故方之太公士贊曰南史紀曰長星勸彼一杯酒

贈宣州靈源寺仲濟公

敬亭白雲氣秀色連蒼梧下映雙溪水如天落鏡湖

此中積龍象獨許濬公殊風韻逸江左文章動海隅

觀心同水月解領得明珠今日逢支遁高談出有無

齊賢曰宣州宣城縣有敬亭山歸燕堂並曰白雲出自善悟鏡湖在
敬州晉度論曰龍行水中力大象行陸中力大故以負荷大法者比

之寶積經云勝兜王如來入善擇長者大城乞食六次葛僧左右
從修攝諸根如大龍象支道字道林其妙觀章云色之性也不自有
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坦之坦
之都無言支曰嘿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王贊曰維摩
詰經曰菩薩有威德力故現行逼迫示諸眾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
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躡蹄非驢所堪小涅槃經
戒律文章悉付如葉維摩詰經曰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善
云何觀於眾生維摩詰言譬如師見所幻人善薩觀眾生為若此
如智者見水中月又曰是政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種智警如不
巨海終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贈僧朝美

水空凌洪波長鯨湧溟海百川隨龍舟嗑吸竟安在
中有不死者探得明月珠高價傾宇宙餘輝照江湖
苞卷金縷褐蕭然若空空無誰人識此寶竊笑有狂夫

了心何言說各勉黃金

區齊賢曰海賦筆洪波指大清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雄曰鯨雌曰

觀慈惠曰溟海取其溟漠無涯也海賦嗑吸百川士贊曰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註明月寶珠也東漢邊讓傳蔡邕薦讓於何進曰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王粲詩桑梓有餘輝劉向說苑曰晏子曰臣見不仁之君見詭

李詩註卷二

一一一

護之臣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被褐懷玉外同狂夫按維摩詰經曰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種智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此篇主意全是隱括此經又經云其室空無所有又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黃金難見前註

贈僧行融

梁有湯惠休常從鮑照遊峨眉史懷一獨映陳公出
卓絕二道人結交鳳與麟行融亦俊發吾知有英骨
海若不隱珠驪龍吐明月大海乘虛舟隨波任安流
賦詩旃檀閣縱酒鸚鵡洲待我適東越相攜上白樓

齊賢曰沈約宋書曰鮑照字明遠峨眉山見前史懷一陳公未詳揚子麟之師也州從事鮑照字明遠峨眉山見前史懷一陳公未詳揚子麟之師也觸舟雖論心之人不怒華嚴經以旃檀為鸚鵡洲在鄂州東越今會稽也此說孫興公許文度共在白樓亭會稽郡亭在山陰士贊曰蘇武詩結交亦相因吳都賦割巨野於白樓羅明月於陳翳詩曰明月之珠選部曲文隨波標流楚辭令流湘水無波使江水方安流

贈黃山胡公求白鵬并序

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鵬蓋是家雞所伏自小馴
狎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鳥
耿介尤難畜之余平生酷好竟莫能致而胡公
輟贈於我唯求一詩聞之欣然適會宿意因接
筆三叫文不加點以贈之

請以雙白壁買君雙白鵬白如錦白雪恥容顏
照影玉潭裏刷毛琪樹間夜棲寒月靜朝步落花閑
我願得此鳥翫之坐碧山胡公能撥贈籠寄野人還
齊賢曰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壁一雙西京雜
記關隄王獻高帝白鵬黑鵬各一雙西京雜記關隄王獻高帝白鵬
孟子白羽之白鵠白雪之白鵠白王之白鵠白王之白鵠白王之白鵠
執此鳥為鵬法無輕舟論語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司子子野人之所安野
人之所美謂
天下無過者

登敬亭山南望懷古贈竇主簿

敬亭一迴首日盡天南端仙者五六人常聞此遊盤
谿流琴高水石聳麻姑壇白龍降陵陽黃鶴呼子安
羽化騎日月雲行翼駕鸞下視宇宙間四溟比波瀾
汰絕目下事從之復何難百歲落半途前期浩漫漫
彊食不成味清晨起長嘆願隨子明去鍊火燒金丹

齊賢曰宣靈有敬亭山語冠者五六人列仙傳琴高趙人以戲琴為
朱康王舍人醉歸冀州三百餘年後入鵝水中鍊赤鯉魚來出用一
月後入水去流結山亦謂之麻姑山昔麻姑修道於此一異有仙壇
陵陽竇子明及子安事見十一卷註禮記半楚下如發竇感曰長夜
漫漫何時旦士賢曰書曰乃盤遊無度註曰盤遊遊也晉書許邁少
恬靜無事入山安西山改名玄字遠遊莫測所終然道者皆謂
之羽化矣莊子王倪曰至人神矣乘雲氣騎日月而遊於四海之外
死生無變於已又其下鴻也亦猶是已劉勰詩從爾游於備沈約詩
歸海流漫漫曹植詩騰晨
履來還又中夜起長嘆

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雙鵝飛洛陽五馬渡江微何意上東門胡雛更長嘯
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天頽陽掩餘照
王城皆蕩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長安頓眉寡西笑
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弔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

齊賢曰晉五行志永嘉元年洛陽城陷廣里地陷有蒼白二鵝飛出蒼
者中此羽虫之孽白者金也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尺言乎大
安中童謡曰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
琊故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石勒上黨武鄉羯人
年十四隨邑人行敗洛陽齊竊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
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患隨遣收之會勒已去安
祿山入秦氣驕寒張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狼子野
心有逆相請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與王衍知石勒而害忠
良卒不用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唐志開
元十四年十月甲寅太白晝見至德二載七月己酉太白晝見經天
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見歷秦周恭帝之末春劉子單子以王
猛入于三城廣絕交論云此路崎嶇一至于此也子新論云有人言
望長安則出門西向而笑王晉曰漢書張耳陳餘傳晉曰據國爭權
還為豺虎張載詩季葉喪亂起盜賊如豺虎王粲詩西京亂無象
虎方備患晉度蘭微石虎文猶烈火之焚秋之掃落葉也
宣遠詩頽陽照通津蔡文姬詩白雲不知誰主

傳曰發令父 我垂北溟翼且學南山豹崔子賢主人歎

娛每相召胡床紫玉笛却坐青雲叫揚花蒲州城置
酒同臨眺忽思剡溪去水石遠清妙雪晝天地明風
開湖山貌悶為洛生詠醉發吳越調赤霞動金光日
足森海嶠獨散萬古意閑垂一溪釣徒近天上啼人
移月邊掉無以墨綬苦求求丹砂要華髮長折腰將

貽陶公請 齊賢曰王仲宣詩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壽穠桓伊善笛
胡床三弄而去梁州記咸寧中盜賊張賊家得白玉笛紫玉王驚也說
王子猷岳岳山陰夜雪訪戴逵事見前晉書或謂顧愨之作洛生詠答曰
何至作老婢聲吳都賦曰豎東歌棹南音前蓋楚舞吳歌越吟謝靈
運有登臨海嶠詩漢制千石六百石鑿綬二采為洪開交趾出丹砂
求為甸漏公士贊曰沈約詩載其人事不陸機詩置酒高堂上南史
陶潛為彭澤令郡督郵至縣受白應束帶見之潛數曰我不能為
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去職歸去來詞以遂其志

獻從叔當塗宰陽冰

金鏡靈六國亡新亂天經焉知高光起自有羽翼生

蕭曹安峴吼耿賈摧攬槍齊賢曰維書秦夫金鏡六國齊楚

王莽勤群盜秦世邦之王莽勤群盜秦世邦之甄隱爾雅蓋星為攬槍謝宣遠子房詩垓下

漢書傳利翼已成管子齊桓公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

翼也前漢書賈股肱蕭曹蕭何曹參也後漢二十八將傳論取賈之

鴻烈也耿身吾家有季父傑出聖代英雄無二台位不惜

四豪名激昂風雲氣終協龍虎精弱冠燕趙來賢彦

多逢迎齊賢曰史記項羽季父項梁註季父叔父也以指陽冰晉

天文志在天為二台在人為三公陶淵明集聖賢群輔錄

戰國策四豪齊孟嘗君田文魏信陵君無忌趙平原君趙勝楚春申

君黃歇禮記二十曰弱冠士贊曰漢書游俠傳曰列國公子魏有信

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籍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

盜無不賓禮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蓋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推

首揚雄傳傲昂萬乘之主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王

廣聖主得賢臣頌故世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覩而風

和通幽非徒會合之才也顏延年詩祭會者在逢迎魯連善談笑

季布折公卿遙知禮數絕常恐不合并惕想結宵夢

素心久已冥顧慙青雲器謬奉玉樽傾山陽五百年

綠水忽再榮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筆洒豪文

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秀句滿江國

高才揆天庭齊賢曰左太冲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漢書

后太后怒及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軍橫行匈奴中

者將阿太后以會為然布曰會可斬也上皆怒太后罷朝遂不復議

擊匈奴水經曰合井泉流淵淵多素心人願延年詩仲容青雲

天曹子建樂府玉樽金杯不飲天曹子建樂府玉樽金杯不飲

出雲霄兩鄂州圖經云陽水象字上有四口空中鬼為之哭蜀都

賦何懼不合并顏延之贊陶徵士謠曰弱不好弄長實素心江淹詩

素心正如此列子薛譚季謹於秦青辭歸於郊聞撫節悲歌聲振

林去響焉行雲老子曰下土聞道則大笑之張景陽七命曰皇道煥

炳耀文帝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

宰邑艱難時浮雲空古城居人若薙草掃地無纖莖

惠澤及飛走農夫盡歸耕廣漢水萬里長流玉琴聲

雅頌播吳越還如太階平小子別金陵來時白下亭

李詩卷十一

十五

羣鳳憐客鳥差池相哀鳴各投五色毛意重太山輕

贈微所費廣斗水澆長鯨齊賢曰周禮維氏掌殺草謂之鈎

刮野掃地晉天文志三台為天階太一階以上下一曰恭嘗金陵事

見前白下在上元縣北楚辭有鳥自南方來此漢北好鸞佳麗乃

獨處此異域廣絕交論曰莫肯費其半救卒有落其一毛孟子拔一

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莊子鮒魚曰得斗升之水然活且立贊曰漢書

贊曰秦城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點布傳官掃淮南之衆師古

曰掃者謂盡舉之如掃地之為說文朋及聯此古文鳳字也朋鳥象

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為朋黨字山海經丹穴之山

有鳥五色而文名曰九苞鳳詩云差池其羽又云哀鳴蒼鷺

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

李詩注卷十一

十六

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垂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一日

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齊賢曰南陵縣在宣州西東方朔

不知期知朔者唯六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答以

不知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

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

而不知是歲星慘然不樂謝靈運應璩詩調笑麒麟各二朝黃圖麟

麟鬣蕭何造以藏祕書賢才

置酒凌歊臺歡娛未嘗歇歌

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問我心中事為君前致辭君

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齊賢

曰麥歌臺諫唐宣州本朝歲太平州之姑熟白紵亭宋武帝與羣臣

會於此為白紵之歌太白有天山銘士贊曰曹植詩置酒高堂上

謝眺詩零落愁友朋歡娛宴兄弟謝靈運詩歡娛為懷抱揚子曰或

張兵奪壘不旗至今西二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

魯女惜園葵齊賢曰雲南夷師乃揚國憲舉鮮于仲通征閣羅

鳳事詳見二卷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子厚說天下七

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

張兵奪壘不旗至今西二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

魯女惜園葵

齊賢曰雲南夷師乃揚國憲舉鮮于仲通征閣羅

鳳事詳見二卷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子厚說天下七

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

張兵奪壘不旗至今西二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

魯女惜園葵

齊賢曰雲南夷師乃揚國憲舉鮮于仲通征閣羅

鳳事詳見二卷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子厚說天下七

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

張兵奪壘不旗至今西二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

魯女惜園葵

齊賢曰雲南夷師乃揚國憲舉鮮于仲通征閣羅

鳳事詳見二卷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子厚說天下七

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

張兵奪壘不旗至今西二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

魯女惜園葵

亮至南中募生致孟獲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
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古歌辭曰採桑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公
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王賈曰戰國策唐且曰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揚子法言川谷流人之血七命曰指鄭則
三軍白首靡晉則千里流血按此詩魯女惜園葵是事非引事也
此是列女傳漆室女事傳曰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
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痛
之悲也子欲嫁耶漆室女曰嗟乎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
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焉漆室女曰不然昔
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逸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
奔隨人亡其家情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
吾聞河潤九里漸如三百步猶且不免今魯君老太子少愚奸為
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庶婦人獨安所避
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
及二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
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焉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此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不如一
之謂也

盤粟穎得契宰衡持釣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
來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因
世違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

齊賢曰袁陽源詩秦地天下樞戰國策邑子見秦王

曰韓魏天下之樞也史記孔子適衛見南子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
行所不居者天厭之天厭之王賈曰孟子於是始與發補不曰莊子曰
無所可用安所困哉陸機詩辭家遠行游蘇武詩牛當復來歸陶
潛詩未夕復來歸傳毅七激曰聞君逐臣頌父放子陸機詩逐臣尚
何有棄友焉足數晉景帝紀宣帝將誅曹爽帝畏如常文帝不能安
席楚辭驥垂兩耳中坂蹉跎世說周與曰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語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
貢曰仲尼不可毀也

贈汪倫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
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齊賢曰白遊涇縣桃花潭村人汪倫常
置美酒以待白倫之裔孫至今守其詩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二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三

寄 二十五首

安陸白兆山桃花岳寄劉侍御綰 安陸一作春歸桃花

岳貽許侍御

雲卧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宜絕鸞鶴心悠然
歸來桃花岳得甜雲窻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
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
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煙
入遠構石室選幽開山田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
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旋 齊賢曰鮑照升天行雲卧次天行
桃花岳在安陸爾雅山未及上曰

風氣阮籍詩千載不相忘曹植詩清晨復來還

淮南卧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 淮南

吳會一浮雲飄如遠行客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
良圖俄棄捐衰疾乃綿劇古琴藏虛匣長劍挂空壁

齊賢曰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班婕妤詩棄捐篋笥中潘安仁詩遺挂猶在壁十贊曰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劉琨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左思詩夢想騁良圖張華詩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

楚冠懷鍾儀越吟比莊舄國明遙天外鄉路遠山隔
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旅情初結緝秋氣方寂歷
風入松下清露出草間白故人不可見幽夢誰與適

寄書西飛鴻贈爾慰離析 齊賢曰左傳晉侯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對曰鄭人所獻

楚囚也使稅之陳軫傳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王使人聽之猶尚越聲相如琴臺在成都浣溪海安寺元魏伐蜀下營於此掘為塹得大甕二十餘蓋以響琴也揚雄與岷山之陽曰郫縣有田一壥有宅一區左太冲詩寂寞揚子宅註在犍為縣揚雄觀世說李元礼

謾謾如勁松下風又見嵇康歎曰肅如松下風范彦龍詩寄書靈簡
焉為我西北飛王寶曰楚辭悲哉秋之為氣也江文通詩寂歷百草
晦古詩白露沾野草謝玄暉詩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沈約詩
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謝靈運詩路遠莫贈問云何慰離折

寄弄月溪吳山人

嘗聞龐德公家住洞湖水終身棲鹿門不入襄陽市
夫君弄明月滅景清淮裏高蹤邈難追可與古人比
清揚杳莫覩白雲空望美待號辭人間攜手訪松子

齊賢曰後漢逸民傳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劉
表數延請不能屈後攜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襄陽記鹿門山
舊名蘇嶺山建武中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呼
鹿門朝因所名山傳長虞詩豈不企高蹤麟趾難追晉武帝問王
戎曰夷甫當出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毛詩云清揚
婉兮註眉目之間亦松子神農時兩師服水王教神農能入火王寶
曰漢書張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
游耳曹植詩松子久吾欺詩攜手同行

秋山寄衛尉張卿及王徵君 會稽

何以折相贈白花青桂枝月華若夜雪見此令人思

李詩卷十三

雖然剡溪興不異山陰時明發懷二子空吟招隱詩

齊賢曰楚辭攀桂枝兮聊淹留郭璞曰桂白花叢生山峯冬夏常青
王子猷雪夜訪戴事見前詩云明發不寐士寶曰世說謝大傳云安
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
亦不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

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 長安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秀色難為名蒼翠日在眼
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然託興每不淺

何當造幽人滅跡棲絕巘 齊賢曰陶潛詩悠然見南山左傳
引領西望陸士衡詩秀色若可餐

史記封禪書曰書有白雲起封中世說庾亮曰老子於此與復不
淺士寶曰左傳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劉琨詩引領長謠謝靈運詩
蘿若在眼淮南子曰陰陽屬縮卷舒淪於不測太玄經曰孝子行則
滅跡立則隱形謝靈運詩曰張祭謝人徒滅跡入雲峯易曰幽人貞吉

夕霽杜陵登樓寄韋繇

浮陽滅霽景萬物生秋容登樓送遠目伏檻觀羣峯
原野曠超緬關河紛雜重清暉映竹日翠色明雲松

蹈海寄遐想還山迷舊蹤徒然迫晚暮未果諧心曾
結桂空佇立折麻恨莫從思君遠永夜長樂聞疎鍾
齊賢曰張景陽詩浮陽映翠林王仲宣登樓賦曰登茲樓以四望三聯
暇日以消憂曹子建詩中野何蕭條章昭注曰語緬舊遊也謝靈運
詩山水含清輝南史宗測答魯章王書曰眷戀雲松輕迷入路魯
仲連云連有陷東海而死耳禁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又曰結桂枝
兮延佇兮折疏麻兮留華謝靈運詩折麻心莫展漢五年後九月治
長樂宮宮中黃曰易詒卦允正秋萬物之所說也管子勢篇秋者陰氣
始下故萬物收尸子秋肅也萬物莫不肅任彦升撰齊竟陵王行狀
曰東夏形勝關河重復鮑照詩約殺分錯重沈約詩此思亦何思思
君綴古音謝靈運
詩求夜繫白日

秋夜宿龍門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文奉

國營上人從弟幼成令問洛陽

朝發汝海東暮棲龍門中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
望極九霄迥賞幽萬壑通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風
玉斗橫網戶銀河耿花宮興在趣方逸歡餘情未終

鳳駕憶王子虎溪懷遠公桂枝坐銷歇棣華不復同

流恨寄伊水盈盈焉可窮

勳歎西天息山河南縣有龍門山東抵天津南史陶弘景特愛松風
世說李元禮謾人如勁松下風楚辭網戶朱綴刻方連鮑明遠詩鳳
臺无還駕王子即周靈王太子晉也廬山東林寺遠法師所居二門
內有小渠名虎溪潘岳詩思託身於九霄沈休文詩託慕九霄中
季秋之月草木黃落潘岳詩思託身於九霄沈休文詩託慕九霄中
晉書顧愷之曰千巖競秀萬壑交流阮籍詩娛樂未終極鮑照詩容
華坐消歇詩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沈約詩
清晨戲伊水古詩盈々一水間脉々不得語

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驚麥青青遊子悲河堤弱柳鬱金枝長條一拂春風
去盡日飄揚無定時我在河南別離久那堪坐此對
牕牖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新豐酒

於陵陵李少卿詩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本草鬱金由似薑黃言
柳枝似鬱金之黃耳新豐事見前上卷曰選景福殿賦從風飄揚楚
辭悲莫悲兮生別離魏武帝秋
胡行朝与佳人期日暮殊不來

寄淮南友人

紅顏悲舊國青歲歇芳洲不待金門詔空持寶劍遊
海雲迷驛道江月隱鄉樓復作淮南客因逢桂樹留

齊賢曰青歲猶言青春也謝朓詩芳洲生杜若東方朔上書待詔金
馬門淮南王安賓客號小山作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曰
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士贊曰鮑照詩紅顏難長時易哉史記陸賈室
劔直千金曹植詩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室劔直千金被服麗且
鮮應場詩往春朔北上今冬各南淮晉恭帝紀論曰心存
舊國莊子曰舊國舊都望之悵然盧義詩瀚海愁雲生

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
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齊賢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此沙丘當在魯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
漢書禮樂志齊謳負六人陸機樂府有齊謳行謳歌也毛詩汶水湯
湯在魯國汶陽縣士贊曰晉書謝安高卧東山王褒四子講德論曰
審戚商歌以干齊註云商秋聲也謝朓詩嬋娟空復情楚辭志浩蕩
而傷懷

李詩書卷十三

四

聞丹丘子於城北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
跡僕離羣遠懷亦有棲遁之志因叙舊以寄
之

春華滄江月秋色碧海雲離居盈寒暑對此長思君
思君楚水南望君淮山北夢竟雖飛來會面不可得
疇昔在嵩陽同衾卧羲皇綠羅笑簪紒丹壑賤巖廊

齊賢曰曹子建詩樹木發春華潘正叔詩獨藻艷春華子夏曰離羣
索居刘玄休詩對酒長相思盧諶詩天地盈虛寒暑周廻陶潛傳
夏月虛閑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士贊曰東方朔
曰扶桑在碧海中任彦升詩滄江路窮此古詩同心而離居憂傷
終老曹植詩親愛在離居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
而歲成焉古詩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左傳疇昔之羊子為政曹
植詩何必同衾淵然後展殷勤郭璞遊仙詩曰綠蘿結高
林鮑照詩妍容入丹壑漢董仲舒策制遊於巖廊之上

晚途各

分析乘興任所適僕在鴈門關君為峨眉客心懸萬
里外影滯兩鄉隔長劔復歸來相逢洛陽陌陌上何

喧喧都令心意煩迷津覺路失託勢隨風翻以茲謝

朝列長嘯歸故園齊賢曰王子猷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願門

食無魚張衡詩何為懷憂心煩勞曲礼去国二山窮祿无列於朝

明詞田園將蕪胡不歸士贊曰陸機詩揚旌高里外謝朓詩馳暉不

可接何况隔兩鄉選苦寒行迷惑失故路薄暮况宿樓頭延年詩

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潘岳詩幹流隨風飄又長嘯歸東山

園恣閑逸求古散縹帙父欲入名山婚娶殊未畢人

生信多故世事豈惟一念此憂如焚悵然若有失聞

君卧石門宿昔契彌敦方從桂樹隱不羨桃花源高

風起遐曠幽人跡復存松風清瑤瑟溪月湛芳樽安

居偶佳賞丹心期此論齊賢曰高士傳尚長字子平隱不仕

毛詩憂心如焚楚辭淮南小山作招隱士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桃

花源事見三卷註幽人高鳳也南史陶弘景愛松風士贊曰潘岳瞻

揚仲武謠曰披帙散書爰觀遺文毛詩云旱魃為虐如焚我心

禪暑憂心如重後漢書戴良見黃憲歸惘然若有失也江淹詩恍然

若有失謝靈運詩披雲卧石門陸機詩幽人在浚谷晉光逸傳論曰

劉畢芳樽之友諸高亮与李平數日詳思斯盛明吾丹心郭璞詩志

來憫丹心

淮陰書懷寄王宗城再至淮南一作王宗城

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艣中流鵝鶴鳴

雲天掃空碧川岳涵餘清飛鳥從西來適與佳興并

眷言王喬鳥宛變故人情齊賢曰沙苑在徐州南梁苑事

見前毛詩鶴鳴于垤呂居仁語錄

太白詩如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之類皆氣蓋一出熟味之自不

編淺矣王喬為葉令每朔望常詣京朝顯宗怪其來數令太史伺望

之臨至必有雙鳥東南飛來于贊曰陸機詩宛變居人思史記范

此親懿會而增交道榮沿洄且不定飄忽悵徂征暝

投淮陰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黃雞一餐感素誠予

為楚壯士不是魯諸生有德必報之千金恥為輕緬

書羈孤意遠寄棹歌聲齊賢曰左傳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江

賦沂洄沿流西征賦曰潘子憑軾西

征自京徂秦漂母飯韓信事見二卷註揚渾曰烹羊烹羔斗酒自勞

叔孫通曰願召魯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儀毛詩无德不報韓信為

楚王都下邳至國乃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召得已少年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吳都賦權謳唱蕭籟鳴權直教切士贊曰詩云人亦有言交道實難馬戲廣成頌曰發權歌縱水臨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

月隨風直到夜郎西齊賢曰子規一名村字一名杜鵑唐叙州本沅州有龍標縣馬援傳擊武陵五溪蠻

夷註武陵有五溪曰雒溪楠溪西溪瀘溪辰溪皆槃瓠子孫夜郎縣隸溱州士贊曰頽延年詩明發動愁心曹孟德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時可撥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陸機詩餘芳隨風拍又云苦言隨風吟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

中年謁漢主不恆還歸家朱顏謝春輝白髮見生涯

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願隨夫子天壇上閑與仙

人掃落花齊賢曰頽延年詩本自餐霞人口呂氏春秋曰沈尹筮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餐霞鍊氣我不如子李少君曰臣

李詩註卷十三

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陸士衡短歌行曰頽以春暉金液丹法見前天壇在王屋山張仙人之居在其南士贊曰莊子其生也有涯春秋命晉序曰人皇乘雲車出谷口曹植洛神賦六龍嚴其齊首戴雲車之容喬鮑照詩飛步游秦宮神仙傳漢武帝聞居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帝問為誰答曰我山中衛叔卿也

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金陵

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壁

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

君心莫逆迴山轉海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我向

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不忍別還相隨相隨

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水迴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

壑度盡松風聲齊賢曰古詩云一笑雙白壁再顧千金須買謂范曄曰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莊子子桑戶

子孟子反子琴張二人相与為友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楚辭招隱士攀桂枝兮聊淹留留高山有二十六峯南史陶弘景特愛松風士贊曰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漢酈食其傳曰賢豪不敢役史伯夷傳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銀鞍

金絡倒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真人邀我吹
玉笙餐霞樓上動仙樂嘈然死似鸞鳳鳴袖長管催
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
眠枕其股當筵意氣凌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分飛
楚關山水遙余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

白徐敬業古意汗馬躍銀鞍辛延年詩曰銀鞍何煜燿古月出東南
行曰黃金絡馬頭結客少年場行曰驄馬金絡頭唐隋州漢東郡周
君內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字季通沙陰人漢承相勃七出孫常以
日日出面東嗽口服氣集異記曰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
撰清州紫陽先生有餐霞樓太白夕夜於餐霞樓送煙子元演隱仙
城山序曰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攜日月心飛蓬萊
起餐霞之孤樓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王訣盡在
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天大誇仙城元侯聞之乘輿將往毛詩鼓
瑟吹笙樂書有玉馨玉鼓玉簫玉笛當亦有玉笙也史記長袖善舞
書云下管鼓陶淵明曰我醉欲眠卿且去左傳枕之股而哭之王
仲宣詩風流雲散一別如兩度仲雍荆州記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關
之屬也鶴鶴賦曰巢林不過一枝士贇曰鮑照詩朱唇動素袖舉催
絃急管為君舞楚辭欲輕舉而遠遊起舞見卷註沈約詩託慕九
霄中傳玄擬楚篇光滅星離郭璞江賦電布餘輝星離沙鏡老子曰

飄風不終朝君家嚴君勇貌虎作丑并州道戎虜五月相呼

度太行摧輪不道羊腸苦行來北涼歲月深感君貴
義輕黃金瓊杯綺食青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時時
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微

波龍鱗莎草綠齊賢曰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牧誓曰
尚桓桓桓桓如貔唐并州太原郡開元十一年
外太原府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魏武善寒行曰羊腸坂詰曲車輪
為之摧口氏春秋曰太行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毛詩北風其涼雨
雪其雱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王案之食張平
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毛詩醉酒飽德春秋後語智伯過晉水
灌晉陽城晉祠即臺駘祠也士贇曰漢武帝秋風辭
簫鼓鳴方發棹歌魏伯陽周易參同契龍鱗狎獵起興來攜妓

恣經過其若揚花似雪何紅粧欲醉宜斜日百尺清
潭寫翠娥翠娥嬋娟初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
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此時行樂難再遇西

遊因獻長楊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

齊賢曰晉書謝安攜妓女游東山謝玄暉詩坐惜紅粉交奈楚問以
美女為娥古詩被服羅裳衣列子薛談學謳於秦青薛歸錢於郊
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云陸士衡擬今日良宴會楊惲書人生
行樂耳揚雄從上至長楊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諷漢書北闕下士
贊曰漢書終軍曰丈夫西游終當傳還棄繻而去漢高帝紀蕭何治
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
皆謁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馬是則以北闕為正門史太史公曰階
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陶淵明詞
曰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晉書謝安傳東山之志始末
不渝漢獻帝初平四年詔曰耆儒結童入李白首空歸
渭橋南

頭一遇君鄼臺之北又離羣問余別恨知多少落花

春暮爭紛紛言亦不可盡情亦不可極呼兒長跪緘

此辭寄君千里遙相憶齊賢曰高陵縣在京北府東北七十
里有渭橋鎮南史王鎮惡率水軍自

河入渭直至渭橋無船登岸鮑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
里唯死戰可立大功權嬰傳嬰降留薛沛鄼師古曰凡六縣鄼才何
切此唐亳州譙郡鄼縣也又漢南陽郡鄼縣音贊蕭何所封子夏離
羣索居願延年飲馬長城窟曰呼童烹鯉魚長跪讀素書士贊曰易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
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爻而通之以盡利又曰進
退無常非
離羣也

月夜江行寄崔負外宗之

飄飄江風起蕭颯海樹秋登艦美清夜挂席移輕舟
月隨碧山轉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覺雲林幽
歸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徒悲蕙草歇復聽菱歌愁
岸曲迷後浦沙明瞰前洲懷君不可見望遠增離憂

齊賢曰江賦船艦相屬計船舟尾艦船頭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又
詩曰攀條摘蕙草蕙辭芳已歇而不比歇盡也潘安仁詩流芳未及
歇楚辭涉江採菱發陽阿註楚人歌曲也淮南子云歌採菱發陽阿
七命採菱歌曰乘舟舟為水嬉臨芳洲兮披紫芝之樂以忘戚游以
卒時士贊曰江賦挂帆帶維輕綃晉書宋纖傳曰名可聞
而身不可見阮籍詩遠望令人悲楚詞思公子兮徒離憂

宿白鷺洲寄楊江寧

朝別朱雀門暮棲白鷺洲波光搖海月星影入城樓
望美金陵宰如思瓊樹憂徒令鬼入夢翻覺夜成秋
綠水解人意為余西北流因聲玉琴裏蕩漾寄君愁

齊賢曰朱雀門建康南門又有朱雀橋賞心亭舊名一水亭其前曰白鷺亭在水西門城上史正志碑云秦淮源向容漂水兩山間自方山合流至建康貫城中而西以達于江秦淮於府之左分爲二支一支入城一支繞城外共夾一洲曰白鷺即太白所謂一水中分白鷺洲者也金陵事見前出說王大尉如瑤林瓊樹易曰游竟爲交響齊諧記王彥伯善琴至吳郵亭維舟中渚乘燭理琴見一女坐於東床取琴調之乃楚光明曲澤明女取錦綉贈別彥伯以玉琴答之而去士贊曰陸機詩我若西流水阮籍詩蕩漾焉可能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

齊賢曰謝玄暉有云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浦善長水經江水經三山入湘浦又北經新林浦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板橋浦

潮水定可信天風難與期
清晨西北轉薄暮東南吹

以此難挂席佳期益相思
齊賢曰七發云海水朝潮浙江潮候時刻皆不差見前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士贊曰何敬祖詩道深難可期沈約詩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淮南子墜形訓東南曰景風西北曰飄風左傳註曰東南清

明風西北不周風李陵詩
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
海月破圓景孤蔣生綠池昨日

北湖梅開花已滿枝今朝莫門柳夾道垂青絲
齊賢曰楚辭五穀六仞設菰梁只士贊曰曹植詩圓景光未滿張景陽詩下車如昨日說文離菰一名蔣或作菰爾雅蔣首者瓜蔣二年以上心

紛紛江上雪草草客中悲
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
齊賢曰毛詩明發不寐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詩云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士贊曰西都賦馳紛紛楚辭雪紛紛而薄木張衡詩欲往從之雪紛紛毛詩勞之草草泥雲詩懷情徒草草

寄韋南陵冰余江上乘興訪之遇尋顏尚書
笑有此贈

南船正東風北船來自緩
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

了風吹斷聞君攜妓訪
情人應爲尚書不顧身堂上

三千珠履客甕中白斛
金陵春恨我阻此樂淹留楚

江濱月色醉遠客山花
開欲然春風狂殺人一日劇

三年乘興嫌太遲
焚却子猷船夢見五柳枝已堪挂

馬鞭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

齊賢曰晉謝安嘗攜妓遊東山尚書頗尚書也

春申君各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金陵春酒也選詩山櫻發欲然毛詩如三秋兮王子猷雪夜乘興訪戴事見前陶潛門前有五柳樹嘗為彭澤令今士贊曰張升與任彦升書曰語笑恩好庶蹈高蹤楚辭去鄉離家方徠遠客

題情深樹寄象公

腸斷枝上猿淚添山下樽白虎見我去亦為我飛翻

齊賢曰桓溫入蜀至三峽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即便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陸士衡詩命集止翻飛士贊曰世說周處射殺南山白額虎王粲詩尚非鴻鵠孰能飛翻

北山獨酌寄韋六

巢父將許由未聞買山隱道存跡自高何憚去人近

齊賢曰巢由事見前出說支道就深公買仰山深公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士贊曰莊子云日擊而道存又去人茲遠

下茲嶺地閑喧亦泯門橫羣岫開水鑿眾泉引弄高

而在雲竇深莫能準川光晝昏凝林氣夕淒緊於焉

李詩卷十三

摘朱果兼得養玄牝坐月觀寶書拂霜弄瑤軫傾壺

事幽酌顧影還獨盡念君風塵游傲爾令自哂

淹詩寶書為君掩顏延年詩神馭出瑤軫列子壺丘子林曰顧若影則知之士贊曰殷仲文詩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朱果者火棗之異名也老子道德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註曰不死之神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鼻之門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陶潛詩曰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陸機詩顧影懷自憐曹子建詩日蒙霧犯風塵陸雲詩飄飄冒風塵

寄當塗趙少府炎

晚登高樓望木落雙江清寒山饒積翠秀色連州城

目送楚雲盡心悲胡鴈聲相思不可見迴首故人情

齊賢曰王粲賦曰登茲樓以四望聊假日以銷憂蜀都賦木落南翔陸士衡詩秀色若可餐士贊曰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顏延年詩橫山既森藹積翠亦葱羊漢書周亞夫出上以目送之愁康詩日送歸鴻江淹詩相思巫山渚詩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詩傳回首曰顧也

楨詩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

寄東魯二稚子 在金陵作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
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

齊賢曰荀卿賦篇曰三俯二起事乃大已夫是謂之蚕理註俯為臥而不食乃三眠也左傳齊人來歸鄆譙龜陰田春事謂蚕農也廣記曰太白於任城縣造酒樓其居在酒樓前十賢曰莊子曰子貢茫然自失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

煙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
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

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
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

川 齊賢曰本事詩曰於任城造酒樓日与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者時邑人以白重名望其里而加敬桓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柯執條泣然流涕十賢曰劉琨詩夢長太息淚下如流泉劉楨詩思子沈心曲三嘆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楚辭王逸九思怨上曰我心兮煎熬惟是方用憂

獨酌清溪江石上寄權昭夷 秋浦

我携一樽酒獨上江祖石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
舉杯向天笑天迴日西照永賴坐此石長垂嚴陵釣

寄謝山中人可與爾同調 齊賢曰池州洽秋浦嚴子陵除諫名其釣處為嚴陵

禪房懷友人岑倫 時南洋羅浮兼泛桂海自春徂秋不返僕旅江外書情寄之

一朝語笑隔萬里權情分沈吟綵霞沒夢寐羣芳歇
歸鴻渡三湘遊子在百粵邊塵染衣劍白日彫華髮

齊賢曰羅浮山見前謝靈運詩日泛桂水湖淮南王莊子要略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往張平子四愁詩序曰屈原以美人為君子潘安仁詩流芳未及歇三湘見前過秦論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造地理志臣贊註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曹世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十賢曰謝朓詩云暉娟空復情楚辭曰桂水兮瀟湘

笑語上晉書謝安詣桓溫遂笑語終日陸士龍詩水路隔萬里邊
傳蔡邕薦薦於何進曰豈亦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

春風變楚關秋聲落吳山草木結悲緒風沙淒苦顏

竭來已永久頽思如循環飄飄限江裔想像空切田滯

離憂每醉心別淚徒盈袂坐愁青天末出望黃雲蔽

齊賢曰楚關吳山秋聲並見前史記三王之道若循環司馬遷傳太
史公留滯周南謝靈運詩風悲黃雲起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

雲士寶曰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劉楨詩涼風吹沙梁
楚辭思故舊以想濛濛又思公子兮徒離憂詩云憂心如醉鮑照詩安

能行嘆復坐愁日極何悠悠梅花南嶺頭空長滅征鳥水闊無

還舟寶劍終難託金囊非易求歸來儻有問桂樹山

之幽齊賢曰楚辭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士寶曰楚辭日極千里
兮傷春心又順風波兮去無還史記陸賈寶劍直千金詩云

悠悠南行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三

